

狸

奴

角



野里

奴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8947B

角

目錄

小 說 林

第一章	自薦	第二章	車中
第三章	空第	第四章	女僕
第五章	命案	第六章	足跡
第七章	奇遇	第八章	消息
第九章	尋父	第十章	冠屨
第十一章	私探	第十二章	密室
第十三章	決戰	第十四章	片紙
第十五章	鬪智	第十六章	酒室
第十七章	賊黨	第十八章	被縛
第十九章	寶石	第二十章	蠅媒

狸

奴

角

狸奴角目錄

第二十一章 巨奸

第二十二章 結果

二

偵探
小說 狸奴角

果盤著

飯囊譯

小

第一章 自薦

先君海勤名下士。家不中資。環堵蕭然。兒女四人。余蓋其長子。憶自家況日落。先君獨力難支。暮年心境惡劣。愁容滿面。精神減健。鬚眉如霜。幸朋儕方握權政界。薦爲佛倫西亞之英領事。攜眷就任。獨遺余就岡勃立區大學攻苦。未一載。忽奉老母急電。先嚴沉病。勢已不起。命余速往料理後事。急詣學長請假。兼程而行。及抵佛倫西亞。先嚴已入土。噫。嚴親養育之恩未報。何遽棄余而長逝耶。嗚呼痛哉。至是余勢不得不經紀家務。但紛紛如亂絲。無可着手。先嚴生時。出納無籍。銀行存款。爲數甚細。念及遺產如斯。一家五口。何以免於凍餒。老母耄矣。將何以供甘旨。不禁愁眉不展。余自有生以來。二十

狸 奴 角

二年於茲。衣食娛樂之資。無不仰給於父。雖不甚舒。曾無銀錢之累。以較今日。曷啻天淵。不唯自給已也。一家之中。惟余爲長。老母反哺。弟妹教育。孰不倚余一身。不旣重耶。然亦人子。人兄。應盡之義務。云爾。爲余分憂者。亦不乏人。副領事尤熱誠。一日。手泰晤士報一紙。含笑入。顧余曰。海立德試視此。此報雖七日前者。然此簡告白。奇特無倫。恐答者之寥寥。適乎此者。舍子其誰。泰運已交。其好爲之。余取讀之。其文曰。

茲擬聘一曾受業大學之少年。須素不惜爲教員所窘。學業所困。而於經學數學。畧無門徑。但于近而有趣之事物。則注意研究。如男女交際。蛾蠅蛛蝶之屬。蓋迂腐之輩。余所深疾。昆蟲之學。余所最嗜。其他通荷蘭西班牙二邦語言文字之一。一曾游歷。因有一老者。意欲游歷之故。設無不合式。薪水從豐。飲食自由。自詣酒窖。取啤酒。多寡不計云。

英吉利阿喜唐

村何器史葛雷夫敬白

小

說

余雖異之。然心頗樂就。竊思副領事所云。適乎此者。舍子其誰二語。良確。當
余就學。實無所長。但西班牙語。頗臻精熟。男女交際。自謂深諳。昆蟲。余素好
研究。方余衣短袴。西俗幼童均衣短袴時。卽以捕蛾撲蝶爲戲。至於游歷。則英余祖國。
今乃寄寓於西班牙之佛倫西亞。作客異鄉。非游歷耶。急作書詳語之。并索
薪水第一年二百鎊。自郵寄此書。引領期覆。意必不擯余於不答。已而果然。
書曰。

林

奉讀瑤函。不勝雀躍。僕初意狂語必無答者。而竟承足下不棄。欣何如之。
十四來復後。耶蘇聖誕日。僕將一考足下。所欲薪水。敢不如命。食宿之資。
均歸僕認。祈速自馬賽來。川資僕亦認之。葛雷夫頓首。

再啓者。僕疎狂不羈。邊幅不修。言行奇僻。如好根究。非所願也。祈勿探問。

爲幸。

余以示父執。均謂函雖奇特。渠已允余。且囑余獨往。勿携眷屬。蓋往而不適。三月後可告退。設携細小。不累墜甚乎。且老母居佛倫西亞。家用可稍儉。而先嚴交代之事。亦易于着手。余乃函覆葛雷夫。束裝已別老母而就道。

第二章 車中

自葛蘭至杜覆風浪險惡。午後登陸。憊甚。上二等車。部署定。擇座臥下。遽睡。熟。余自離佛倫西亞。不安寐者已三夕。至是始獲片刻安。及醒。車止漢恩山。執事索票畢。車復前。余興倚窗遠眺。道旁房屋去如飛。轉疑車定而屋馳。時已晚間。車將抵漢朋路。腹枵衣薄。寒風襲人。默念道旁第宅。百葉窗雖緊閉。度之安。知其中非電燈。明如晝。爐火煖似春。而主人方啣煙手書。逍遙於其間。耶。忽見道旁一室。百葉窗洞啓。燈光如晝。映射窗外。一黑面偉丈夫。身長。

小

說

林

貌惡。髮根上豎。正扼別一人之喉。而痛擊其頭部。至此車已去遠。不復能覩。不自覺立而狂呼。再審視。經余目前者。仍惟道旁房屋之百葉窗緊閉者耳。余坐而戰慄。思此豈眼花之所致耶。抑非幻境。誠有其事。黑漢方殺人耶。及車抵黑爾奔路。心猶未定。幾并行囊而忘之。繼思關係非細。不可不以告人。但車至過遲。行客皆忽忽竟居停去矣。不得已。亦下車。至道中。遇警察一小隊。將以告而旋止。蓋犯事所在。余不得能指其名。如僅云太姆司江與漢恩山之間。必不見信。卽其信之。則余方有正事在身。豈能爲人作證耶。乃思不如竟旅舍而告其居停。旣至旅舍。尙猶豫未決。後卒以告。對曰。地非荒僻。破案在指顧間耳。無須子之助也。余以爲然。乃就寢。爲噩夢所擾。不能安於睡。清晨卽起。至岡勃立區盤桓數小時。始就道。赴阿喜唐。至彼。已晚上矣。寒風襲人。冷入心肺。頓憶噩夢。戰慄不已。至車棧前。聞一童子呼曰。阿喜唐時。

獵

奴

角

車復啓行。於彼地下車者。余一人耳。童目余及行囊。現驚異狀。余曰。余詣葛雷夫者。童呼曰。素蘭車棧前一瘦婦。怒應曰。何爲者。曰。彼詣葛雷夫者。曰。嘻。余曰。無車送余耶。二人聞余問。似異之。均搖首。婦曰。否。余曰。然則余不得不寄行囊於此。徒步而往矣。道遠乎。婦曰。三英里耳。覺兒將代君負輕囊。且導君往焉。余謝之。婦突問曰。子有返倫敦之車票乎。余曰。否。余將寄寓彼者。婦微哂曰。孰願與雷夫居者。設妾處君地。當俟第二次火車而歸矣。余笑曰。恐不能。婦若未聞余語。及笑聲者。返澣衣。余覺無趣甚。顧童曰。覺兒。我輩盍行乎。覺兒曰。然。去夕不遠矣。余曰。余以爲已夕矣。覺兒曰。少待較。此當更暗也。我輩乃前行。余曰。道上何樹耶。曰。麻葉也。途中遇村農。偶語及雷夫渠痛詆之。未幾抵一小村。村農辭去。余問覺兒曰。彼何人也。曰。余不識。曰。未嘗見之耶。曰。曾見之於車站。曰。噫。奇哉。

第三章 空第

小

說

林

覺兒與余仍前進。經小村後。道旁復樹木蔽天。既漸近何器史。心愈悶悶。蓋雷夫竟未使人送余於道左也。繼思雷夫之爲人。既不孚輿情。如此諒非善類。又願有返倫敦之車票矣。正尋思間。覺兒止。委余行囊于地。審視在一鐵扉前。扉在二方石柱間。柱上雕獸爪牙畢具。狀殊可怖。覺兒掣門鈴。聲丁丁然。余曰。此其地耶。覺兒曰。尙未。然距第不遠矣。余曰。子識之耶。曰。然。但非目見也。余曰。今願入否。曰。否。曰。余行囊如何。豈自負之耶。曰。不知也。扉中一婦曰。何爲者。余窺之。其身格僅足以比十三四齡之幼女。唯衣服不類耳。余曰。余雷夫之新記室也。婦曰。噫。是矣。一。二日前。彼嘗云。一少年將至。其君也耶。婦啓扉。余曰。許此童入否。余行囊須其負也。覺兒急退。至道中。曰。否。否。雖嗜余以重金。余且不往。婦曰。閒人莫入。守門者之常語。雷夫固不許人越此。

狸

奴

角

扉一步也。覺兒曰：否否，余決不欲入也。余乃與以酬勞之資，自提行囊而入。婦閉扉，導余至一室。余曰：今晨雷夫接余電耶？婦指桌上而語曰：電在彼也。余取視之，封密如故。余曰：然則雷夫未之見耶？至是余睨之，髮斑白，足微曲，目斜視，口瘦小，蓋嫗也。婦曰：雷夫之信件，大抵自來取之。妾時或于清晨送與之。今日則彼未來也。余曰：有助余負行囊者耶？婦曰：否，舍妾其誰？君可遺一二件於此，妾明日當送上也。余謝之，遺一皮囊焉。余曰：余今將若何？婦曰：至第耳。時余憊甚，詢曰：遠乎？婦曰：約一英里之遙耳。慎勿離道上。道旁有池，易蹴入也。余乃行道上，青草沒膝，磚石鋪地，樹蔭蔽天，青翠無際，轉疑雷夫爲破落戶。歲二百鎊之薪水，不知能付與否。心頗悶悶，然有解余憂者，則樹角之明月也。既而巨第忽現于前，層臺聳然，上出雲霄，遙視窗戶無光，竈突絕烟，深訝異之。至第門之前，掣鈴無聲，力掣之，始聞鈴聲鏗然，似鏤而宏，久

之愈宏。似有一戶已啓。故聲易達外者。余心中頗望足音。而竟無來者。細聽之。鈴聲而外。無他也。但余意必有在內啓戶者。雖未聞啓戶之聲。然鈴聲之所以較前宏者。必有一門啓。故聲易外達也。此類異事。令余生畏。余俟之久。終不聞人聲。不亦奇乎。余不復敢掣鈴。然不欲舍此去。時值仲秋。涼風鑽人毛孔。戰慄不已。又令余不復能忍。始擬推門直入。稍一用力。門啓無聲。窺視久之。黑暗而已。遂遣行囊于階而入。心突突跳不已。試覓火柴。囊中得二支。欲燃之。恐爲風滅。返而閉門。燃其一。忽如有物衝足。過大驚。柴墮地上。暗中恐爲人乘。大懼。念火柴餘一。燃而熄。則尤危。乃返覓諸皮囊中。啓門階上。無物。行囊已不翼而飛矣。急降階四顧。寂無人聲。徧覓不得。知必匿有人。惜月光之下。不能見足跡也。始擬冒險燃第二柴。重入第中。燃之首觸余眼線者。一銅製半身像。大如人。姿貌雄傑。鬚眉活現。次覩一燭。近余一橡木桌。桌上

狸

奴

角

一舊式銀燭臺。燭在焉。急燃之。忽一物觸足。視之一巨貓。其體之巨。爲余往昔所未嘗見。毛全黑色。野而不馴。前足極壯健。下唇之上。突出二銳牙。耳根之上。有毛茸茸然。如角之突出。其上噫。豈角耶。貓而有角。亦怪物之尤者矣。余微叱曰。狸奴。貓即仰首。睜似橘核之圓目。以視余。狀殊柔。余旣寂寞甚。亦愛之。默立於彼者久之。念此豈雷夫之所以侮弄余者耶。是誠狂矣。怒甚。然亦無如何也。恐爲人所暗乘。復四顧。銅像又入余之眼線。思此豈葛雷夫少年時之真像耶。余舉燭。見四壁皆相片。有疾首蹙額者。有怒目而視者。有握鬚冷笑者。有現冷淡形者。無一略現不忍之心於面者。念此當是葛氏之先人也。聽左右戶各一。一緊閉。一半啓。余徐步至半啓之戶而窺之。內一巨室。中央一橡木桌。桌上雜陳書報。壁上懸相片亦多。廳之彼端有樓梯。余拾級上。足蹴處地氈甚厚。毫無聲息。樓上亦暗黑。恐有人伏暗陬。乘余猝不及備。

之際。突出刺余。急下樓。時余德已極。欲覓安身之所。未嘗計及飲食。知其難覓也。設能安度此夕。則幸矣。梯側一戶。掩以粗呢。啓而窺入。蓋一長弄。兩旁皆戶。想是至庖室者。然恐惡人潛匿戶側。不敢入。遙見一鈴。知即頃在門外所擊者。時黑貓常隨余後。余至廳左。啓戶。其內器皿陳設之美麗精巧。無其倫比。知爲繪圖室。地板上一相片。拾視之一。美人像。眉目疎秀。身纖而皙。余念此室可以爲今夕之臥室。乃迤邐至安樂椅前。忽覩一黑影。急視窗外。一人短髮長袍。冠掩于額。正睨余。至是余腦筋不復能忍。狂呼曰。噫。天乎。仆地。知覺盡失。

第四章 女僕

天明後。余醒。急起。頭微痛。腹飢甚。出表視之。猶未停。適六句半鐘。余決意求飲食。將至門。遇昨晚所見守門嫗。問余曰。少年。昨晚臥床上乎。余曰。否。覓臥

狸

室而不得。嫗曰：妾固知君未得，亦無可責者。飲葛氏啤酒醉，故隨地睡下。君憶行囊所在耶？余曰：何卿覓得耶？嫗曰：然則嘗爲人取去耶？余曰：然。嫗慍曰：妾事雷夫久矣。君尙不信妾行耶？余曰：姥請勿怒。余未嘗疑姥取行囊也。嫗曰：然則君意誰取之？請明告妾，亦無須稱妾姥。妾自有名，碧珊也。君何姓？余曰：余姓海，名立德。碧珊我儕，無須爭執。余決不疑卿也。余夢失行囊耳。嫗曰：大約葛氏啤酒所致耳。余曰：啤酒耶？余自昨夕至今未嘗一沾唇。飢極矣。肯爲余備晨饜乎？嫗現可畏形。叱曰：海立德子何誑妾甚也。妾閱人多矣。如子之賊者，未之有也。子首云失行囊，而妾見之于階上。子次云未晚餐，而妾方滌子饌器。且妾見黑貓啣二骨焉。子尙云未餐耶？余曰：噫，碧珊奇矣。嫗冷笑曰：何奇之有？余曰：余願誓。誓余昨晚未嘗得飲食，以憊故未遑覓也。不敢告以受驚者，恐更觸其怒。蓋渠必不意內有生人也。余續語曰：卿所滌器，或雷

奴

角

夫所食者歟。余雖未之遇。然必在第中無疑也。嫗曰。妾不謂然。雷夫固不在家。其床上被褥均似未用。余曰。余至此訪雷夫者。乃第中人影且無。雷夫無論矣。即僕婢亦無之。雷夫豈常獨居者耶。嫗曰。大約如是。余曰。善。碧珊。余實飢甚矣。子能……余置一銀幣於其掌中。嫗面色頓改。已有笑容。不似前之怒日矣。曰。來。少年。妾將饗君。且爲君取皮囊。余隨之。至庖室。室頗巨。竈下火已熾。昨晚所見黑貓。席坐其前。目灼灼。尾搖搖。牙突出。角蹠然。狀殊可怖。當碧珊取鑊時。余謂之曰。是誠怪貓矣。嫗曰。子謂烏兒耶。余曰。烏兒其名耶。嫗曰。然。雷夫所名也。此貓爲葛氏家畜久矣。余曰。生之者亦有角耶。曰。否。妾未之前聞也。嫗持一利刃。曰。來。妾將導子取饌焉。余應之。隨出。降石梯。入一大酒窖。半在地下。天氣寒而燥。透入光甚少。暗中見天花板下。懸火腿與鹹肉。石桌上。陳卵梨蘋果牛油皆甚多。余念雷夫一人。何須如許。深異之。碧珊行

狸

奴

角

近一角。上懸一死獸半體。余隨之。突顧余曰。今試告妾。如君未嘗割肉。誰割之。余曰。余初次至此。前此何曾入此一步哉。媼曰。勿論。少待至庖室中。再談可矣。汝欲食排骨若干。余曰。羊排骨耶。媼曰。然也。若干。余曰。碧珊四片。可願。卿與余同食也。媼曰。噫。海君妾惟爲君司割烹耳。若云同食。則……渠雖辭。然余見其色喜。余亦喜。蓋此巨第中。少待又將餘余一人。所以欲得其歡心者。猶空山之中。聞足音而喜也。渠割四片。去骨而出。囑余曰。海君請閉戶。既至庖室。余覺異者。蓋碧珊猶不甚老。其年殊不易決。大約卅外。昨夕以爲老。媼之念頓消。其髮斑白。其身瘦小。但作事極靈敏。當其且烹且笑之際。頗覺動情。余竟愛之。不亦奇耶。未幾。余坐下早餐。詢曰。碧珊其推誠告余。第中爾我而外。有他人乎。渠手中刃墜地上。曰。噫。余儕方安樂。君又作此可厭語。此類語請君勿詢也。余悔過于冒昧。然已不及。渠續曰。雷夫未囑君慎言耶。渠

常以告人也。此處可畏之地也。雷夫可畏之人也。出入之人不計數矣。妾未嘗敢一問。請勿復言之。如再言之。妾永不與君談矣。設妾語君。恐雷夫將置妾于死地也。余曰。雷夫豈可畏若是耶。曰。其面赤如火。性之烈亦如之。余曰。廳上之半身像是否。曰。其少年時之像也。在法蘭西所製者。余曰。今當耄矣。曰。然。但其體魄之強健。仍遠過于他人也。子固未獲覩。偉丈夫也。身高肩闊。面紅髮鬚白。頭顱之上。白髮飄飄。秀而可畏。孰能及之耶。余曰。有家族否。嫗行近。余左右顧。無人。乃微聲曰。其子女各一。妾皆識之。子爲雷夫所鍾。然不常至此。一少年軍官也。現在印度。不欲與其父同居。女爲雪蘭姑娘。欲與父同居。而父反不之允。渠常居倫敦姑母家中。雷夫心惡之。此誠愛情之可異者矣。其子爲雷夫前妻所出。前妻女優而悍婦也。雪蘭姑娘。後妻所出。後妻仁婦也。但雷夫之愛前妻。遠甚于後妻。不亦奇哉。時碧珊立余前。余坐渠立。

狸

長短相去無幾。烏兒坐椅上。伏身帖耳。似謂碧珊語爲然者。忽鈴聲鏗然甚。完余變色。身戰如葉。憶昨夕事也。碧珊曰。噫。此必非雷夫。雷夫決無自掣其鈴之理。何人耶。何爲耶。雷夫素不許妾應賓客。海君君願出應之否。

第五章 命案

余起立。將出應客。方寸亂甚。念客至何早。僅八句鐘耳。且余以昨晚至此第。而今乃代表之。不寧奇哉。啓門。一活潑少年。貌怡然自得。曰。海立德君。君名非此耶。余聞其知余名。異之。徐答曰。然。余名也。微笑曰。允與余談數分鐘乎。余曰。請示余以君之名。曰。畢。可入耳。頗熟。然不能憶及。乃謂之曰。余實不知。昨晚至此耳。笑曰。海君。余固知是。余曰。余尙無引客入室之權。君願於庭中立談否。曰。庭中殊不便。海君。雷夫既不在室。君引余入。亦何妨。噫。彼竟知雷夫之不在室耶。不亦異哉。余不得已。引之入第中。至余昨夕所睡之室。既入。

奴

角

彼扁戶四顧無人行。至室中央。白衣囊出一新聞紙。曰：請讀此。願否視之。蓋倫敦昨日所刊行之新聞紙也。渠所欲余讀者如下。

岡勃惠而命案

昨晚於岡勃惠而演一慘劇。記之酸鼻。先是坡雷路角某酒肆彈子房之後室。爲數客所假。言明二句鐘。自七下至九下。九下鐘後。肆主過君登樓視之。室已被扁。破戶入。暗甚。取火視之。忽見地板上。桌與爐之間。臥一尸。左額傷頗重。急呼警察及醫士。且報岡勃惠而捕署。醫云：已無救。警察長雷君等俱至。移尸入捕署。同來一偵探。適在捕署者。查驗室中一過窗外。卽客遜至。杜覆之。鐵路窗洞啓。上亦無足跡。窗下土亦然。戶已扁。鑰匙失去。凶手之不自窗遁可知。遁亦不難。蓋不必自大門出。別有旁道可出。此室常爲博徒所假。此次假者。亦一博徒也。既至捕署。醫士衛君顧君。卽將

尸詳驗。二手緊握。似未相撲者。惟左額有傷。頗深。刺入腦中。醫云。乃一重而有齒之凶器所致。足以致命。死者年在三十左右。碧眼黑髮。姿貌雄傑。面色甚黑。衣服麗都。囊中一金表。金銀幣亦甚多。然無與此案有關涉者。以致毫無頭緒。尸將移置地穴中。星期三或星期四。省中驗尸官將落塲細驗云。凶手雖不知爲誰。大約此案爲博徒相爭所致。有一貧婦。執洗衣業云。昨晚八句鐘前。十分親見一黑面偉丈夫。唇上鬚蹺然。自角門出云。畢可見余讀畢。曰。頭緒幸尙有一。余曰。何曰。死者手中一紙。署葛雷夫名。曰。然則君固是。……曰。蘇格蘭偵探局之偵探也。曰。君疑葛雷夫殺人耶。曰。不定。曰。余不知君所疑。但余願據余所知以告。曰。最妙。此余之所以來也。曰。諾。酒肆後窗臨鐵道耶。曰。然。余乃告以昨晚在火車中所見。并云時在七句半鐘。曰。黑面偉丈夫耶。噫。有趣。與婦語合矣。肆主謂假室者。乃一秀而似農之

狸

奴

角

小

說

林

人。彼未言眞語。亦不可知。余疑其更有所知。且疑其肆久矣。但此亦無甚關係者。今日午後。余將至倫敦探訪矣。此余之所以來此甚早也。君欲去此耶。曰。極願。曰。但余以爲君不如留此。君留此頗值也。曰。否。否。曰。雷夫不在此久矣。據守門婦所云。其床上被褥不用者已三夕。但彼固嘗度少于書室之安樂椅者。且三日間有一異事焉。前日之晨。他處來之信件。婦以置於其書桌。已不翼而飛。昨晨則無函。渠雖常至倫敦。然近日則絕跡於附近之火車站。其未往可知。然則渠實何在哉。此余所急欲知者。亦君所急欲知者也。蓋君既至此。渠理當逐君。而竟不然。曰。終日在室中或隣近。亦不可知。曰。匿室中何也。曰。狂耳。偏僻耳。曰。然似是也。但狂而有術。則可異耳。余頗願居此。惜不能。君肯代余耶。余去後。凡君所見聞。俟再見余時。請詳以告余。可乎。曰。然則余爲第中之奸細矣。余不願如是。余不能如是。曰。但與君無損。爲之亦何害。

狸

奴

角

曰謝君。奈余不之允。何曰。請勿言此。余固深識君者。君當自知也。曰。何所知。余曷畏君知。君意所知。皆深刺余心者耶。曰。海立德君。余卽以奉告。但先有所求。請君視雷夫所署名。其據君所知。以詳告余焉。曰。余僅見其所署名一次耳。曰。一次耶。無妨。試告余。曰。葛雷夫 WALTER WILKINSON 之 R 與 G 二字均極可怪者。字跡頗似此。余欲反其紙而視之。偵探曰。非彼面時尙未至。余卽授之。曰。今君願居此。察動靜否。曰。否。實非所願。曰。威嚇手段。余所不用。但官吏求助而不應。依律有罪。且君在嫌疑之中。避之難耳。余貌故作沉靜。曰。畢可。君尙未識余。君所疑。非余。別一人也。君所識余者。惟余名耳。渠有自足貌。笑曰。何不識之。云云。君名海立德。拚法爲 HALLIDAY。君嘗赴西班牙。彼處雷夫之友人頗多。常通音問。君之去。非特爲雷夫之事耶。曰。彼時余未嘗識雷夫。奔先嚴之喪耳。曰。但君之歸。從其召也。彼嘗與君一狂函。余尙未得其

小

頭緒。然余欲得之。子既得。函即歸。今乃在此。在可疑之地位。曰。余此類奇異之歷史。君何自而知之。曰。半自君口。憶昨晚途中所遇之村夫乎。憶自遺行囊於階上乎。曰。噫。是矣。是矣。曰。今不論君盡知雷夫黨中之隱事。抑實無所知。君苟居此。則疑釋矣。余曰。君所云云。僅一二事真耳。余乃詳述生平。彼微笑。目斜睨。搖首曰。余固素知者。曰。不信耶。曰。噫。余非不信君說。但君有所據否。請君不如安居此也。余怒甚。曰。必不居此。君爲偵探與否。余不之懼也。余出手鎗於囊。曰。噫。可惡。余將去。君如干涉。余將置君於死地。

說

第六章 足跡

林

當余言時。忽有物觸余足。急俯視。手鎗已爲偵探所奪。蹲余足上者。蓋烏兒也。余怒極。不覺一躍而前。將攫手鎗。偵探從容置鎗于桌之彼端。曰。海立德君何愚也。爲此類遊戲者。君尙雛耳。請三思。余決不害君。然欲君居此。居此。

狸

於君又何害乎。曰：余嘗語君矣。招余者，葛雷夫也。余之來，將就記室之職也。此既空第，又何必復留於此乎。曰：雷夫或可見也。曰：渠在此，則余不在矣。曰：惜余不能解君惑。君之手鎗在此，請便。但余欲先告君一事，蓋要道之上，已伏警察。正在盤查行人，形跡可疑者，不能過也。曰：何爲。曰：惜余今無告君之權。但自此以觀，君可知舍此而去。於君反不利也。余俟二十四或三十句鐘後必返。余默念待一日亦不妨。乃應曰：善。余將居此，但欲余爲偵探，則不能笑。曰：我輩亦何必爭此區區。君若未見他人，則明日可重見余。言畢，取冠去。烏兒躍至椅上，遙觀其去。至庖室，則碧璠亦已去。於是第中又惟余獨影矣。烏兒躡足下，以其醜如鬼魔之首，擦余體，余悶甚。乃詣行囊，取烟嘴及淡芭菰，至第外吸之，以消閑。庭中徐步，暗思所處之地位及所居之第宅，頓憶曾取辱於畢可怒，甚思藁爾偵探，何咄咄逼人。一之於此，余豈孩童耶。匪徒耶。

奴

角

小

說

林

抑其他耶。余欲背余所允而行。若云途中盤查。則越垣可免。然余將何往耶。長途旅費。已不資矣。雷夫認之。今不之遇。將孰自取給。况所携資斧。早已告盡。乃仍決意留一二日。以俟之。一二日間。或可期雷夫之歸也。自計既畢。遂坐庭中。烏兒亦躍至。檯上偕余坐焉。余注目第中。忽覩第二層樓窗中。現一人。面急躍起。已不見。是男是女。不及辨。蓋當余見之。渠即逝去。似恐爲人見者。余腦筋大震。知必有人匿第中。但非雷夫也。盛怒之下。遽入第中。取手鎗。擬覓其人。樓上下室。余莫不入。而大索所未入者。唯第一層之一室耳。室鎖甚固。外繫鐵練。余既無奪門而入之權。祇得任其然矣。所至之室。器皿什物。舊而甚多。收拾均不甚潔。大抵塵埃厚積。晦暗少光。間有因窗戶緊閉而幾全黑者。室之常用者。似爲樓下諸室。及後二室之似爲雷夫之書室與臥室者。大索之際。深觸余腦筋者有三事。第一事。則除墜扁之室外。無不洞啓其

狸

奴

角

戶者第二事。則雷夫函中謂其深喜昆虫之學。但第中所見。唯于書室中有極平常之蛾蝶。二小玻璃匣。巴西甲虫。一小匣耳。第三事。則更可異。蓋余雖未見人影。而足跡。則見之。第二層一室。與樓窗間。有足跡二行。一自室至窗。前一自窗至室。中室中。亦塵埃積地。空洞無物。足跡似未穿靴。頗巨。不類婦人。足然。則非碧珊。可知足跡相去甚遠。足指着地。尤重。其爲速退。可知他室亦塵埃厚積。但足跡。則無之。噫。此何人耶。其人安在哉。余歸至庖室。自扁于內。時步時坐。忽吸煙。忽尋思。方寸亂甚。未幾。欲再出一試。忽戶外有剝啄聲。驚退。問曰。誰曰。海立德君妾也。碧珊也。余喜極。啓門迎入。渠微聲問曰。雷夫未來耶。余搖首。讀曰。君之大囊。覺兒已負來。曰。余不知也。碧珊置卿處可矣。不必携至此也。蓋余即日將行。曰。欲去耶。雷夫即來矣。子不必去。妾即負囊來。曰。諾。余不即去。俟一二日。然後去。曰。妾將爲君煮午餐。何所欲耶。仍俳骨。

小

說

林

耶抑雞卵與醃肉耶。曰排骨可矣。但卿盍同食乎。曰海立德君謝君妾即同坐而食可也。曰卿不問余掣鈴及與余交談者爲誰乎。曰海先生否。妾不喜根究也。君勿試妾。妾今烹饌。君將何以解悶乎。曰助卿烹耳。婦有喜色。我輩烹畢共食之。并飲俾酒焉。碧珊旣去。余入巨而暗之饜廳。烏兒不少離左右室之半。蓋藏書室也。余思足以自娛者。惟小說耳。乃覓之得 *Uncle Silas* 一冊棄之。得 *Mortin chuzlewit* 一冊。又棄之。得 *Rhoda Fleming* 一冊。乃取出讀少許。忽覩書面有葛雪蘭三字。書法精緻而雄健。余乃至繪圖室。視余昨夕所見之相片。碧珊曾云是雷夫之女之小影者。余細審之。不禁奪魄。蓋絕代之麗姝也。然嬌艷之中。有自尊貌。余思雷夫之所以惡其女者。大約以此。何則。雷夫之銅像亦現自大貌。二強相遇。自不易於相容也。余之所以度此下午者。惟讀小說對麗影散步。吸淡巴菰而已。傍晚碧珊復來。指一室爲余寢室。余辭之。

狸

奴

角

寧寐于庖室。佈置定。碧珊去。余復詣書室。取 *Peirage and Baronetage* 一冊讀過半。棄之。至是天已晚。乃扃廳門。入庖室。自扃于內。燃燭二支焉。饑甚。自烹饌。食畢。便寐熟。忽爲鈴聲驚醒。急坐起。鈴聲又鏗然作。然灶火將息。二燭已盡。幸覓得一燭。燃之。取手鎗。啓庖室戶而出。尋思執手鎗以自衛。尙非得計。蓋燭如擊去。則手鎗終歸於無用。乃納諸囊。頓憶廳中有一騎卒刀。取下。出諸鞘。始啓廳門焉。

第七章 奇遇

當余啓門後。高擎燭盤。一偉丈夫疾步入。曰。君備軍械耶。聲清而宏。目余。乃而笑。四顧見棕氈。徐步前。擦其足於時。去手套。余睨之。較余爲長。幾六尺。面黑。頸細。鼻巨。而似鷹。黑鬚蹠然甚多。口略尖。目近視。去冠。見其髮濃。黑衣服整齊。圓冠。短袍。均棕色。余不知其爲何許人。乃作問以試之。曰。君訪雷夫耶。

渠不即答。免冠解衣懸鹿角上。始顧余曰。然余曰。不在家。曰。不在耶。亦無妨。我輩固無須渠在也。至庖室。曰。余常思此爲第中最安之所。豈君亦謂然耶。余點首。又曰。君自餐耶。曰。不常。曰。余將示君以余治肴之能焉。曰。謝君。余方食。曰。更食少許何如。况余尙未食乎。渠撥火添木。曰。將復爇矣。言畢。覓鐵鑊。獲之。敷以鹽而擦其污。乍問曰。葛雪蘭姑娘如何。余曰。余誠不知也。言時不禁酡然。蓋今午余醉心其小影。傾慕已極。仰首視之。其眼鏡已墮。訝甚。時余儕交相視。均欲得姓名。余雖不知其詳。度之必非雷夫公子。何則。若然則兄妹間安得有姑娘之稱。且碧珊所云。公子在印度未必誑也。彼又曰。余憶尙有已割之火腿在。余答不知。曰。不知耶。呵。君欲余導至佳物之藏所否。余答甚願。渠取一小刀磨之。又取一面盆一大盤。余執燭隨其後。至大窖。即晨間與碧珊同至者。既啓戶。余出手鎗。尙不知其爲何許人。心滋疑也。彼又啓一

狸

食物室。架上有已割之熟火腿一脚。顧余曰。余語謬乎。曰不謬。渠割火腿二片。薄如執庖丁業者所割。余羨其巧而疾。曰君何捷如素習耶。彼置火腿于盤。取鷄卵六個。置盆中。徑出。余秉燭向庖室行。渠止余曰。尙未。曷不至酒窖。余訝曰。酒窖耶。曰君尙未見酒窖耶。此鄉之佳窖也。已三十餘年矣。酒窖之匙頗奇。在戶上。余儕啓而入。窖中酒。不知其幾。何瓶。其數之多。目且爲之眩。彼問余所嗜。余憶雷夫告白。許余飲者。啤酒而已。猶豫旣而曰。健胃酒可。健胃酒者。食之有補。世人所公嗜也。曰所擇頗佳。此窖之健胃酒。地上之珍品也。然必別選一種。調其味。有紅酒在。雖澁。以攪他酒。頗可口。余手已滿。請君爲余持紅酒可乎。于是余取燭及紅酒。彼取食物與健胃酒。返庖室。渠曰。恐庖室中無玻璃酒罇在。余將取之于膳廳。秉燭啓戶。忽驚呼曰。皇天音極尖。燭墜地。余疑其詐。蓋或有所覩。出乎意料之外。恐余覺之。滅燭以掩之也。

奴

角

余問其故。曰：心痛如刺。余誠不幸。君或未知刺心之何若。曰：幸余未嘗試。殺人。曰：呵！未嘗耶。然則啓門時握刀何爲。言時大笑。聲震四壁。乃取酒罇。取後令余斟酒。自割火腿成末。碎卵于巨盆。調以大叉。曰：余將蒸火腿鷄蛋餅。君能之否。亦易耳。調卵使和。然勿過久。置牛油于鑊中。傾卵入。調以叉。成定質。始已散火腿末其上。少一轉側成矣。于是蛋糕如其言果製成。余儕雖互不相識。同坐而食。肴美酒旨。其樂也融融。余嘉酒美。不覺大醉。彼詢余曾見健胃酒之製造否。曰：見之。詢何國。法蘭西耶。曰：耳曼耶。曰：半島。指西班牙與葡萄牙之半島曰：葡萄牙耶。曰：否。西班牙也。曰：噫。然則君固嘗游歷矣。曰：然。但不多耳。曰：曾至荷蘭否。曰：否。曰：荷蘭亦宜至也。笑曰：至彼可泅水矣。荷蘭地極卑溼故云彼又大笑。忽問曰：君知第中有他人否。曰：非余所知。及夜深。彼曰：今夕余將睡庖室中。曰：余亦本擬睡庖室中。所備鋪讓客可也。曰：否。余隨處可睡者。曰：曷不睡。余

所備舖上曰否否。君假余一枕可矣。君所備舖距灶火過近。余所不喜。余扁戶曰何爲者。曰扁戶方覺半安也。曰噫然。余儕遂不交語而睡。余已睡一二句鐘。至是不易睡熟。念及客頗面熟。惜不能憶。忽鈴聲鏗然。彼摸索至戶。啓之。余假寐以聆之。遙聞足聲啓廳門鎖聲。細語聲。閉門聲。加扁聲。乃返庖室。余頓憶余曾見之。噫。車中所見之黑面偉丈夫。非其人耶。

第八章 消息

黑面偉丈夫潛至余床前。余摸手鎗猶在囊中。有恃無恐。詐睡以俟之。渠睨余。尋睡。鼾聲大作。知其睡熟。憶及車中所覩。大怖。旣而見其睡熟。乃亦閉目游黑甜鄉去矣。余醒則碧珊已在側。曰海先生。妾不得已擾君清睡。余起視已白晝。昨晚客已烏有。卽桌上亦無已睡形跡。豈昨夕余在夢中耶。碧珊曰。昨夕君飲噉何多也。獨盡瓶酒。不畏齒損胃弱乎。余問曰渠。渠。渠。

何往。卿：卿：卿：見之乎。曰：子又然耶。勿復爲此。勿復爲此。余知碧珊未之見。擬秘之。自掩曰：余夢耳。曰：飲噉如許。安得不夢。余出門盥洗。少享清晨。空氣徐步灌木之間。烏兒自黑面偉丈夫。至未嘗見之。至此又現。左右忽前。忽後。且馳且躍。余至能望教堂之灰色方塔。在至阿喜唐之道上者。即返。烏兒意似不欲招之。不聽。余乃獨返。既入大廳。復覩銅像。奇想又至。忽覩像後。几上有函件數封。均致雷夫。惟一電報致余。展之。其文曰：

尸已驗。君自由。有所遇。電余。

電爲畢。可所發。謂余自由。去留聽余。但余今反不欲去。又云尸已驗。但不知於此案能少得頭緒否。憶昨夕所遇之黑面偉丈夫。既殺人。至此又曷故。訝甚。然茲已去。心乃少安。余詢碧珊電所自。云：昨宵至。今晨醒。余時忘以告也。早餐已備。食後欲致電於畢。可問至文都車站之道。碧珊曰：經教堂右轉便。

是碧珊反。去余覆審來電。投諸火。忽黑面偉丈夫至。曰：君當已早餐矣。曰：然。曰：願再食少許。否。曰：否。謝君。余卽行。所欲致畢可之電稿曰：

蘇格蘭偵探局畢可 雷夫未歸 黑面偉丈夫在此 來

余仍行樹間。烏兒復現于頃所現處。至教堂庭中。一大扁柏下。乃失所在。警察現于前。問姓名。告之曰：先生可行。余步入衢中。右轉。始見文都小車站。及知彼處不發電。大失望。欲發電。須至馬蘭車站。距此四英里。如不步行。火車須俟一句半鐘後。意不如徒步。至彼可較早。閱一句鐘左右。抵車站。揮汗如雨。至電局前。忽覩黑面偉丈夫蹣跚而來。指余曰：噫。君亦來此取晨報耶。何不告余。否則可同來矣。余曰：余意君將晨餐。故未以告。忽見其身毫無曾行六里之形跡。而余則塵埃積衣。汗流如水矣。渠曰：余晨餐常不逾五分鐘。余儕何不取晨報。君何流汗。一至于此耶。曰：余首至文都故。曰：噫。彼處何來晨

小

說

林

報耶。余來意恐爲所覺。大懼。見車站吏員見之。均肅然起敬。訝甚。渠強把余臂。出不得已。未如所願。而隨之行。取報畢。謂余曰。余儕可同歸矣。余將示君以稍近之徑焉。余儕所經。均田野。至一低垣。越而過。余乃知其昨夕之來。所以不爲警察所阻者。以此。余儕展報閱岡勃惠而命案節。謂余曰。知死者手中紙。署雷夫名乎。曰。早知之。曰。早知耶。曰。自昨日之報見之。實則余昨日固未嘗購報紙。惟畢可示余而已。破綻已露。恐爲所覺。渠曰。海君。余將語君一事。曰。可但請先告余。君何以知余名之故。彼以余所棄畢可與余之電示余。曰。君苟欲焚一紙。必親見其焚去。始可。頃君投諸火。未見其焚也。今余既知君名。亦告君以余名。鄧成也。君當嘗聞之。余搖首。彼又曰。余固識令尊者。曰。已故矣。曰。已故耶。卒于巴西倫訥任所耶。曰。佛倫西亞耳。曰。噫。然。余誤憶也。令尊文人也。余識之久。余不忍不以實告余良友之子。此空第屬葛氏。歷代

均狂。至雷夫尤甚。今且與名案有涉矣。余乃不幸爲其戚。余意其得母爲雪蘭之未嫁丈夫耶。嫉甚。蓋余已鍾情于其小影也。彼曰：先慈雷夫之前妻也。曰：然。余固聞其曾再妻。笑曰：君僅以昨至。何所知。曰：前日。曰：前日耶。曰：實則前晚耳。曰：海立德。此第何可久居者。雷夫歸。君卽不能忍矣。余念令尊交情。故勸君不如去之。之爲愈也。如有急用。余囊中五十鎊可假也。曰：未見雷夫何必逸。曰：余善言諫君耳。此處頗可畏也。曰：俟余三思。曰：可。但請記五句半鐘。有末次火車至倫敦。再遲無矣。

第九章 尋父

余獨坐第前。重展晨報。不覺又讀至岡勃惠而命案一節。蓋頃猶未畢。姑竟之。據云店主謂假室者名衛廉。秀而似農夫。好博而嗜飲。餘與前日報大致相同。余默思此案不知究竟與雷夫有涉否。鄧成卽兇手耶。抑與車中所見

小

說

林

之黑面偉丈夫。似一而實二耶。其面雖微霧兇惡相。然狀似上流。不類下流之輩謀殺之徒也。惟其肖余於車中所見之黑面偉丈夫。則爲可異耳。頃其所詢。其將何以答之乎。正尋思間。忽眼簾中又現黑漢痛擊之現象。後乃知鄧成擊余肩頭。余遽傾跌。故鄧成挽余起。與余并肩坐。笑曰。君之腦筋亂矣。此處固足以亂人腦筋者。竊恐君不安于睡。當已二夕矣。乏睡亦足以亂人腦筋者。曰。豈但二夕。在此已二夕。在客寓又一夕。爲噩夢所致。在途中又二夕。曰。昨夕余未擾君乎。余似聞鈴聲。見君方安睡。獨出啓之。孰知無人。曰。無耶。曰。安得有人。余心滋疑。豈昨夕余誤聽而以爲人語耶。抑其誑余耶。睨之。其容端無狡點貌。余曰。人苟不掣鈴聲何來乎。曰。君聞鈴聲耶。曰。然。余親聞之。笑曰。此第恒多怪異。鈴之自鳴。無足奇者。不獨是也。如鬼怪之登樓。足跡之忽現。比比皆是。尤奇者。葛氏一遠祖。時或顯形。渠生百載前。每遇不詳。則

狸

奴

角

顯形。然余居此久。終未嘗一見之。曰。余見之。曰。君見之乎。曰。前晚余見一人。衣長袍而冠覆額。曰。此其常服也。今既顯形。必非吉兆。君曷不避之。去意決否。曰。否。如余舍此。余不知所往。英國余尠戚友。父執均在異邦。况雷夫使余掌記室。尙未之晤。安可舍去耶。曰。記室耶。曰。然。曰。君之蘇格蘭友不能助君乎。曰。君謂誰也。曰。發電人耳。言時斜睨余。似深悉蘇格蘭三字之義者。未及答。忽覩一少婦姍姍來。行且近。似自文都車站來者。余曰。誰耶。曰。此必葛雪蘭無疑。其來又曷故。海君此爲雪蘭姑娘。君可前迎之。余將入第中備一切也。言畢。徑入。余乃前逐。微睨之。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神仙不啻也。心大動。遽涉遐想。余曰。姑娘囊可使余代提也。曰。謝君。其儀容之絕代。意態之莊重。令余敬慕之心。油然而生。惟恐不得其驅使。爲憾。一墮情障。意眩神馳。腦中乃深印一葛雪蘭姑娘之小影矣。詢余曰。家嚴在家乎。曰。否。不在家。已數日。余

以前日來。尙未一晤之。余名海立德。其新記室也。曰海先生。君固新記室耶。第中有他人否。曰鄧成君在。時余際近第。鄧成出迓。雪蘭不與握手。亦不與爲禮。但微笑曰。噫。君在此。曰雪蘭。然余在此。余以昨夕至。曰家嚴安在。君必知之。請以告妾。聆其言而視其態。每令人疑其不喜鄧成。且不信託之。時余決意不他適。以窮其究竟。

第十章 冠履

鄧成對曰。雪蘭。余今誠可以問卿。曰余爲令尊之守者耶。但余不欲問也。曰君已云云。曰但雷夫之舉動。彼自有自由權在。豈余所能干涉者耶。曰其行踪無不告君者。曰雪蘭。卿何不知也。曰妾所以急急者。君當深悉之。曰否。曰君未見新聞紙耶。死者手中紙無家嚴署名耶。曰卿謂與令尊有涉耶。雪蘭然耶否耶。曰妾至蘇格蘭偵探局。睹死者手中紙。確是家嚴手跡也。曰雪蘭。

狸

奴

角

卿何好事一至於此。雪蘭默然。拾級登樓。余提小篋以隨。二人問荅語有二點頗可異。一則雪蘭始終未嘗稱鄧成名。一則鄧成語無不含糊也。雪蘭入一室。自語曰。何不潔乃爾。返顧余曰。煩君提囊。感謝不盡。君肯爲妾招碧珊乎。君當早識之矣。請君告之。妾已至。囑其拂除塵埃。余不語。女又醉然笑曰。妾居於此。想爲君訝。但妾素謹慎。且碧珊將伴妾。諒亦無妨。余仍不語。竊思女子有如此膽量。亦堪尙矣。碧珊所指爲余寢室者。今余宜占之。俾設有患難。稍便解救於萬一。余告碧珊歸。遇鄧成曰。海君意決乎。曰。決。曰。若何。曰。今留此。俟晤雷夫。後別議。曰。噫。君已三思乎。曰。然。且意堅如鐵石。鄧成默然。閱數分鐘。曰。時當小食。西禮午時小食晚方餐余儕必使姑娘安樂而後已。曰。然。但如何。以使其安樂。曰。無庖丁以煮饌。無侍兒以佈筵。余儕在是。安可坐視其以織織之手。而親操諸役哉。余司烹調。君職佈席。可乎。曰。願甚。願甚。但佈諸何室。

乎。曰：饜廳巨而暗，不適於用。不如雷夫之書室爲佳。余儕二人在庖室可矣。余頷之。獲鋪桌布及他要品。陳桌上。特詣園中採玫瑰，插瓶中。亦供席上以娛目焉。事畢，至庖室，見鄧成烹調之佳且疾，不覺妒其能。羊肉片一色，已煎成。現正製醬汁。曰：卽一銀碟，亦不能得。寧不可惡耶。言時，授余片紙，視之。其文曰：

羊肉片 熱醬汁

食 英吉利排骨

單 糖菓雞蛋餅

煎苹菓

鄧成曰：肯持此與葛姑娘任其擇乎。余頷之。姑娘方在繪圖室，亭亭立窗前。

經

奴

角

面有憂色。似厭孤寂者。余示之紙。曰：「姑娘小食已備。筵設書室。且……曰：誰爲之。碧璫尙未來也。」曰：「佈筵者余。而鄧成烹之。冷然無情。曰：甚佳。曰：此即食單。請姑娘擇之。」女受紙。色稍和。問余何者已賁。告以羊肉片。曰：「然則羊肉片可矣。」余返庖室。女詣書室。未幾。現庖室門首。曰：「妾獨食。殊不慣。請與君等同食。」鄧成曰：「謝姑娘。余儕決不敢也。」曰：「妾願海君增二席。余儕知不能辭。聽之。」三人遂團坐而食。烏兒亦至。自鄧成之來。余未嘗見之于第中。見之。此爲第一次。食際閒談。雪蘭忽問曰：「二君甚佳。但實不知家嚴蹤跡耶。」時鄧成續曰：「君云不知。警察亦云不知。」鄧成曰：「渠輩何所知。亦何必知。」曰：「渠等以其與命案有涉。得之則疑釋耳。」曰：「渠輩已詢卿乎。」曰：「然。妾云設其不在家。則妾不知。但知之者有君在。」曰：「卿已以余名告之乎。」曰：「自然。」鄧成變色。眼鏡墮地。尋復如常。曰：「雪蘭人苟詢卿。卿必據實以告乎。」雪蘭面微赤。似訝之。曰：「然則

妾不當然耶。曰：否否不妨。曰：君應無所懼于警察。曰：不懼。但多此瓜葛，不亦可厭乎。曰：君不喜偵探之來耶。曰：余意已有一人來。卿知偵探之名否。曰：畢。可。曰：畢。可。耶。名頗稔熟。余未計利害。遽曰：渠已至此矣。雪蘭現驚異狀。鄧成。睨余曰：真耶。余始知非余所當洩。但已出諸口。欲食不能。不得已。對曰：然。但渠在此與余談。僅半句鐘。談畢即去。時在余抵此後之詰朝。曰：有趣有趣。雪蘭。渠何時將復來。雪蘭曰：非妾所知。但妾願其即來。曰：余亦願其然。雪蘭似欲復言而止。余儕遂散。余徐步庭中。鄧成想已至倫敦。雪蘭與碧珊共居室中。未幾碧珊出。細語曰：小姐云渠在此。然渠非善類。請誌之。語畢。四顧無人。疾馳去。余亦不挽之。少留。蓋余儕交談。設爲鄧成所見。非得計也。余重入第。且行且思。忽聞哀呼聲甚尖。尋聲所自。雷夫書室也。入之。無人。彼端一戶洞啓。入之。意爲雷夫臥室。見雪蘭立衣櫥前。櫥橡木製。色微黑。門洞啓。纖手猶

在其上。睹余顛聲曰。試觀之。余意當有所異。趨樹前。中乃惟冠履衣掛。殊無他異。轉覺異甚。雪蘭指一灰色軟冠曰。家嚴外出常冠此。其冠數。妾幼時即誌之。近年來渠固未嘗購也。所有今乃均在是。且其所有履亦均在是。人皆稱其狂。然卽其果狂。亦不至不冠不履而出也。妾初意其遇禍。倫敦悻甚。而此則使妾尤悻者。不冠不履。渠將何往。噫。何所遭乎。言畢。坐椅中。掩面泣曰。嗚呼。我憐愛之老人。我瑩獨之慈父。念汝憂汝者。舍兒其誰乎。時余亦悻甚。曰。葛姑娘。如有驅遣。無不奉命。余苟能助一臂。必竭忠爲卿也。

第十一章 私探

雪蘭起立。與余握手曰。君甚佳。君必能助妾。妾極願有助者。家兄遙在印度。至云鄧君則……。嘻。惜妾不能告君。以所以不之信之故。曰。葛姑娘。余惟魯無知。閱歷不深。但設有所知。當無不以告。余儕至書室。余述所遭。始末不

漏一字。鄧成之所以忽來。二人均不能度其因。余意其或爲恐與命案有所牽涉之故。但不便以此語雪蘭也。余儕默然良久。余恐擾雪蘭。乃獨出散步。反掩廳門。啣淡巴菰而尋思。漸入叢林。忽足有所觸。柔如生物。作嗚嗚聲而逝。余腦筋大震。身戰如葉。靜立以俟之。始睹暗陬一黑影。漸近。擦余足。諦之。乃烏兒也。余訝甚。覺其有異點。三一自鄧成至。與葛姑娘食時。外未嘗現。第中二樹間。遇之。輒于原地。三往則隨。而返則否。旣而思及鄧成厭惡其人。擬與絕交。但念此非得計。乃擬陽與交好焉。忽睹鄧踽踽行且近。見余。微點首。莞爾曰。余儕必使葛姑娘安樂而後已。當亦爲君贊成也。曰。自然。曰。恐渠不復欲離其室矣。余意羹饌而携至其室。佳否。余頷之。彼乃至庖室烹肴饌。余觀其所烹過豐。非三人所能盡。烹畢。余携一份至雪蘭室。後與鄧成共就庖室食。食竟。尙有餘。彼不自饗。亦不以饗。余深訝之。思窮其究竟。乃陽爲疲。

狸

奴

角

乏辭之登樓。彼亦不作態挽留。既至室中。易橡皮履。取其履地無聲也。潛出扁戶。急降梯。入廳。余意匿者必在樓上。伏梯側。或可睹鄧成。乃靜俟久之。終不聞鄧成足聲。摸索至庖室。自戶隙窺。無人。傾耳。寂聽無聲。再窺之中。舍爐火而外。無他光。輕啓戶。探首入。果無人。出。見至酒窖之戶。洞啓。摸索暗中。微覺有風。行久之。見一十級梯。梯端一小戶。經之。覺在園中。四睹一樓。窗燈光。外射。窗下有門。推之。有巨聲。入。見前一狹梯。重掩門。顧梯上有燈光。聞鄧語。曰。余實聞之。余急趨匿暗陬。手手鎗。以虞不測。掩面以白面于黑暗中。易爲人覩。故聞有人降梯聲。鄧啓門。望門外良久。復登樓。燈光既隱。余出。遙覩二人在螺旋梯高處。其一鄧也。余登樓至二層。視二人猶在上。入二人所離室。中央一小几。几上殘肴俱在。忽聞履聲漸近。四顧無可藏身處。二人將啓戶入。余覩壁上有屏幃。急匿其中。二人入室。置燭臺几上。余俯視幃短。距地四

小

說

林

五寸許。燭光射足。惶急甚。聞鄧之同儕語曰。當余濺汚雷夫時。余亦未嘗知其無害。鄧曰。衛廉君性烈如火。知蘇格蘭偵探局方偵君蹤跡乎。余自憶隙窺見與鄧共坐者。偉而秀。狀如村農。憶偵探曾云。假岡勃惠而酒肆之室者。爲一秀而似農之人。豈卽其人耶。且報章嘗云。其名曰衛廉。然則名且一矣。不獨是也。如其否。何以鄧成言其爲偵探之所索也。但其所云濺汚雷夫。然則雷夫爲所殺乎。衛廉曰。誰敢首余。鄧成曰。毋論此。但不若靜匿於此之爲愈。曰。余不復能忍矣。何不攫其囊中物而遠逸乎。曰。噫。誰不欲然。惜不能耳。曰。有彼函在。曰。中尙有隱。知之非易。衛廉大呼曰。咄咄。老賊可惡。呵。守錢虜。余設欲之。摧第求之如何。曰。衛廉勿狂躁。第中尙有葛姑娘與彼少年在。曰。何不一試手段耶。彼女一含葩之佳人耳。曰。君敢否。請慎之。不則蹶汝趾矣。曰。余決不害其女也。余聞二人語。大驚。身戰幃搖。衛見之。曰。憶何搖動。君見

之乎。曰。君目眩耳。曰。不見履露于下乎。余將試視履中有足否。余益驚。緊倚壁而待命。

第十二章 密室

經

余堅倚木壁。默念死期。且至。奔避無方。忽壁移。無聲出於意外。幾致顛仆。始知斯蓋秘戶。急掩之。遂在暗中。幸爲時無幾。僅一二秒鐘。故衛至。悼前想無所見。余之免于難。稍矣哉。設未履軟履。幸有聲息。則危矣。然余恐二人或有知秘戶者。靜俟之久。無聲。心乃少安焉。得保生命。默謝皇天。但尙未至安地。不能謂爲幸免。求火柴。不能得。黑暗中。睹一小窗。窗外護以鐵柵。余詣之。忽驚退。蓋室中有貓聲。返顧。睹暗陬。有火球二。且圓。知爲貓眼。但不知其爲烏兒否。余恐地上有險阻。膝行而前。觸其所蹲。蓋布帛。貓躍至。余足擦以其首。余撫其首。果烏兒也。余自語曰。噫。渠何所自。耶。設渠有入之道。余不可卽

角

奴

小

說

林

由之而出耶。余乃摸索沿壁行。第一壁無戶。第二壁亦無。第三壁。余所由入之戶之所在也。必無他戶。第四壁。已有窗在。必無戶。然則貓何爲而得入此乎。頓疑中計。蓋貓或自小孔鑽入。然人欲由此出。則過小。余返顧。貓已不見。微呼之。亦無作嗚嗚聲而擦余足者。至是。疑余所見非眞。不過幻像。但細思其俄頃嗚聲之餘音。猶在耳中。且曾親觸其身。又安得爲幻乎。余重摸索。所觸皆圖畫布帛花瓶古銅器之類。知爲奇珍。不則何以匿于此。出入皆秘之室也。余雖不知貓所由以出入。但既知有可由以出入之道。心又少安。余詣窗前。審窗外鐵柵甚固。大失望。於是余思外逸。既絕望。若自所入之戶而出。生命且將不保。繼思黎明之後。可見室中隱秘。或有生望。心又復少安焉。余木立窗前。忽覩窗外叢木間。有五六輩。均衣長袍而冠覆額。余大驚。其尤驚余者。則渠等衣冠。與余首夕在第中所見者無異。渠等雁行而疾步。其一尤

狸

奴

角

可怪。大約裝木足者。噫。渠輩誰耶。其疾行如竊盜。何爲耶。念及雪蘭。豈渠輩將不利於彼耶。渠輩豈與鄧成衛廉串謀者耶。於是諸慮紛集。思此輩設將不利於雪蘭。不識碧珊方偕之乎。鄧成安在乎。鄧知此輩之來乎。串謀乎。仇敵乎。鄧成如在雪蘭。或有救。鄧雖惡人。固非暴夫也。設鄧亦不在。奈何。噫。不如細覓出道。空想何補哉。乃拳壁首擊。秘戶所在。壁之對壁。拳擊處似中空。且爲木然。則僅一層之木壁而已。旣對壁。有戶。此壁豈無戶耶。未旣見壁。有隙。沿隙摸索。觸凸出之木片。木以布帛壓住。移去於木側。觸一已鏽斷釘。踏以足。壁上即有一小戶。飛開。余卽跨出。觸身均衣裳類。女子衣裙。探首出一門。啓見是寢室。室中有臥榻。燭臺。盥盆。架梳。裝檯。諸物。知爲閨闈。且床上固有人在。其人非別雪蘭姑娘也。余思男女有別。擅入閨闈。無禮甚矣。何不自知恥。一至於斯。但木已成舟。不如以實告。跨出返顧。乃一大衣櫥。余乃知雷

夫用意之深。蓋闔闔非能直入。以衣櫥之門爲密室之戶。藏寶於室。可無虞也。而其所以不欲其女之常舍于家者。亦職是故耳。余小語曰。雪蘭姑娘。覺榻上一轉側。尋又寂然。少宏余聲而重呼曰。雪蘭姑娘。渠卽探首出。諸錦被露其潔白如玉。藕之臂怒叱曰。誰何。余曰。余也。海立德也。勿懼。怒曰。海君。君來此何爲。擅入妾室何爲。余曰。葛姑娘勿恐。皇天實鑒余心。余來此決無害。但卿與余今均在巖牆下。余乃急述所遭。且曰。頃余卽欲自卿戶出。但恐驚卿更甚于今。故不敢不先白也。今願試之。渠默然。余詣戶轉鎖匙。不能動。余知必有物塞鎖孔。探以裁紙刀。果有物。大約鐵絲也。余曰。余不能出。卿之戶上鎖已被塞矣。曰。誰爲之乎。曰。余意或爲此輩至此第者所爲。但不知其所以然。曰。然則我輩將如何。海君無論如何。君決不可留此。余曰。然則余返至余所自來處。善否。凡卿所命。余無不從。但乞恕余。曰。勿然。彼可畏之室。勿復

入言畢。安臥片時。以靜思之。既而詢余曰。君能躍乎。能攀樹乎。曰。能。能。曰。試啓妾之百葉窗而外視。余卽視之。曰。君何所見。曰。余見窗外爲園。近窗一大樹。一大枝極近窗。幾觸之。曰。然。妾弟每出。常由窗上躍去。攀枝而下。但於君極不易。此爲初次。且在晚間也。待妾增衣後。卽助君一臂。余領之一轉瞬間。已立余前。余啓窗。女外視。曰。噫。可畏。抑何可畏之甚。妾決不能任君爲之。余曰。葛姑娘。余必欲爲之。舍此無別道矣。曰。但設君墜。則……噫。可畏。余立窗檻上。曰。余決不墮。請授余手。如握緊。卿毋怪。可乎。渠卽授余一手。其別手握窗。余伸右手攀枝。聳身釋其手去。但身重枝曲。微有裂聲。女曰。噫。噫。余曰。余已無恙。請閉卿窗。下有人在。

第十三章 決戰

余返顧第中。睹庵室中。鄧成倚桌立。桌上酒瓶數個。中有斜肩者。知其中爲

小

說

林

香餅酒圍桌團坐者五六人均衣長袍而冠掩額時余猶攀枝上恐枝斷或力乏而墜乃盤旋至樹幹手移足隨而下將及地忽聞靴聲鏗鏗然急下竟墮足爲軀壓頗痛坐草上以俟痛息坐時見一人衣長袍而冠掩額疾行過其所向大約乃車站余決意追隨之追良久知其不至文都而至近欣者忽一人躍至余後撲余首余大驚急握其手自亦墮地余急抵其胸而執之起二人皆滾地上渠喘且詈余忿極一轉身伏于其身以膝抵其胸一手扼其喉他手扭其右手右手彼所用以扑余者也掌中有物攫之但余亦憊甚幾不支幸烏兒助余渠以左手摔余頸烏兒齧之余得脫一躍而起聞呼曰咄殘忍咄鬼魔余不欲爲己甚呼猫曰烏兒烏兒來汝獸乎狸奴狸奴但烏兒不應仍痛噬之渠狂呼毒詈且擊以右手余欲恕之然恐其重撲余乃趨而呼曰烏兒烏兒始去之時余方知其即衛廉衛廉既得脫起立握拳詈余曰

狸

奴

角

乞丐賤奴。今試復來。余正在待爾。然當時余有要務在身。決不能與之鬥。蓋衣長袍冠履額者。想已去遠。不急追將不及。余疲行以追之。衛卽疾趨以追余。然其軀重。未幾卽遺後。相去頗遠。余幸輕裝。故易于趨而不覺其乏。於是余取自衛廉所攫得之凶器而視之。頗小。僅亘如掌上。繫一皮帶。故可縛於手。如園夫之縛馬刷然。其質極重。外包牛皮。中爲鉛塊。突出一利器。形如釘。鋒利無比。似一種擊球戲履上所釘者。余縛于掌而揮之。覺其設接鎗杆。誠一極可畏之軍器也。至其用意。則爲刺入腦中無疑。余思余之所以得免于難者。設不以余所冠爲一蘇格蘭厚冠。故必其不欲害余而特輕擊余也。但以衛廉之爲人論之。決不然。余憶凡人首部有致命要害二。一頂一額也。中頂者。余而中額者。則岡勃惠而酒肆客也。余至是亦不得不疑此卽擊之之凶器矣。余越垣過。幸尙隱約憶鐵路所在。取表鍊上小指南針以正其向。余

小

說

林

之所以能辨針向者。恃乎秋夜之晦光也。余經田野牧場。越竹籬溝洫。以疾趨。然終不能見衣長袍冠覆額者在余前。仍前進。未幾。見鐵道。沿鐵道行。又少頃。睹車站中燈光。疾趨之。火車適至。設晚數分鐘至。悔無及矣。余見衣長袍冠覆額者已先在。聞有人呼曰。倫敦快車。尋睹衣長袍冠覆額者入車。乘客甚少。余視其所乘車號數。一吏曰。先生如欲赴倫敦。請入。余答曰。否。吏斜睨余汗流泥滓之身。車去。余顧吏。吏似爲車站長之屬員。或彷彿類此者。余告以欲發電。吏傲然步去。曰。今晚不能發電矣。先生時已太晚。余曰。試視之。余必欲發。此爲極緊要事。曰。先生休矣。曰。勿固執。此固官事。皇家事。君如復然。慎之。君以爲余踰籬越溝疾行而來。乃肯不達目的而去耶。言時。授以金半鎊。吏諦視金而言曰。先生設眞爲官事。則自然……吏卽導余至電局。余詢之曰。快車何時至倫敦。曰。二句五十分鐘。余乃授以電。其文曰。

蘇格蘭偵探局畢可

短髮長袍冠掩額者自近欣去。火車號數一〇四四。以二句五十分至。黑面偉丈夫。秀而似農者。全黨俱在此。從速。

海立德發

經 奴 角

吏讀畢。現訝異狀。曰。先生。余即發之。余乃歸。恐迷道。故不復自故道。首至文都車站。乃至教堂。疾經教堂庭中。行亂冢間。不禁膽寒。至扁柏下。覩一黑物。幾喪魂。諦視。乃烏兒心。少安呼之。即來。余極感之。以其援余也。試與共返。未幾終失所在。即失於晨間遇之之處。余自問渠在彼何爲。耶終不知其所。以然。余前進於道上。似有所觸。拾起乃一男子之破拖鞋。雖少破損。前必爲上等物。蓋黃麻羅哥皮製。余納諸衣囊。又於覓得地豎一木以誌之。始向第行道上。樹輒以裁紙刀爲記於其上焉。及推第門。已內扃。噫。然則將何爲。余

不敢掣鈴及搗門。但恐雪蘭不安。然即其遇禍。第中有五六亡命在。余寡不敵衆。其將何以禦之。乃擬商諸碧珊焉。

第十四章 片紙

余忍痛徐行至碧珊舍。搗門。碧珊迓余入。示以拖鞋。謂余曰。此即雷夫所愛而常履者。又曰。鄧成爲雷夫前妻與其前夫所出。前妻爲女優。曾嫁丈夫五。又曰。鄧成先君爲雷夫之記室。所以辭退者。以其有婚雪蘭小姐之意也。又曰。可憐哉雷夫。自君來之前一二日。妾曾見雷夫。後此卽未之見。是日之前一日。妾聞雷夫與渠爭執甚久。余問曰。清晨乎。曰。清晨。……否否。午後也。妾適詣第中。妾不根究。不欲根究。妾禱神願妾不根究。但當時乃適遇之。渠等爭執良久。鄧成卽負其囊而去。詰朝卽上星期六。渠偕一偉丈夫之秀者來。……余突然曰。鄧成偕一偉丈夫之秀者耶。此又在午後耶。曰。海先生。何急

羅

奴

角

急爲。何問妾急急。乃爾。勿爲此。妾惟靜告君。告君以妾所見聞耳。妾謝皇天。爲妾不根究故。當日鄧成偕偉丈夫之秀者與雷夫爭詈。雷夫罵渠輩曰。逸自地獄之匪徒。及其他類此者。且令渠等勿再現身彼處。偉丈夫之秀者亦拘掘痛詈一如之。余問曰。渠等真相詈耶。曰。海先生君何又來耶。渠輩時在書室。大約因一函而起。余又問曰。卿見渠等分手乎。曰。否。海先生。紅日西墜時。妾卽返此也。曰。確在前星期六耶。曰。星期六。後君以星期二至也。餘語均無甚緊要者。畧之。余告欲睡意。碧珊讓余寢於庖室。及醒。碧珊呼余偕之入第。渠別有一道。蓋以小刀去簾廳窗內鈎也。余卽登樓。余室前棕氈上有斷鐵絲一小條。視雪蘭室前亦然。乃知余儕二室均已爲渠等所弄。余乃晨餐。不遇鄧成及其黨羽。愕甚。至九句鐘。余遣碧珊詣雪蘭。詢其欲啜茗否。并示之以拖鞋。俄頃。女卽降樓。孌孌婷婷而來。愀然曰。此自然屬不幸之家嚴者。

君何自得之。余即告之。曰：碧壩語妾。君幾全夕未寢。然乎。曰：數句鐘之久耳。未嘗全夕也。渠秋波斜睨。兩頰微赤。余意佳人之奪魄。孰甚於斯。不禁心熔如蠟矣。女伸纖腕與余握手爲歡。和聲曰：海君其恕妾。妾殊不願君爲君。昨夕所爲。君幾墮而傷矣。妾竟任君如是。曷勝慚愧。余對以恕之一字。非余儕所宜用。又曰：昨日舍此策無術以出矣。且余已極願爲一人所驅策。蹈湯起火。且不之懼。此人者。素所景仰。即未晤之之前。已存敬愛之心。曰：何謂也。曰：自繪圖室中。亭亭玉立一小影耳。女俯首。酡然。既而曰：未嘗濫交。但妾甚樂。更有一友。君肯念妾甚善言。時暈紅上頰。又如朝霞矣。俄頃。突然問曰：君識海勤乎。曰：先嚴也。曰：已仙逝乎。曰：然。幾一月前于西班牙去世。曰：傷哉。妾以爲余儕將來必良友。且願家嚴歸後。余儕將有樂日。余默然。女忽顧拖鞋。曰：妾意家嚴豈遭禍耶。此等幻想。試強去之。而君又默然。君竟其真遭禍耶。

匪

奴

角

余日拖鞋。仍默然。女握拖鞋曰。此等物。每易使人疑不釋。余卒言曰。令尊或他往。或爲人所逼往。而極疾者。卿意雷夫與鄧成等有奇特之行爲乎。曰。然。時余儕并立於庖室桌前。忽有重物搗門。大驚。女緊握余腕。曰。噫。妾忘君所述之人矣。設渠等睹余儕。奈何。余儕將何以逸。余默然。惟出手鎗。於時戶已洞啓。余已備與五六匪徒奮鬥。孰知入者碧珊一人而已。碧珊抱木一束。覩余儕狀。委木地上。曰。妾耳。先生。妾耳。碧珊耳。雪蘭與余相視而笑。碧珊微慍曰。見非盜卽慢忽矣。雪蘭微笑。與余握手而別。余心中固極願與之談者。睨色聆聲。得常享此艷福。雖談竟日且不倦。余亦自知已陷于情。然情有有望無望之分。余則自覺頗有望。蓋余早度雪蘭父將永不歸。如先嚴然也。余徐步出。屈指計雷夫失去之可疑有五。一。上星期六。渠曾與二人爭執。其一或於當時仆之。二。自是日始。其臥榻無有人寐過之形跡。三。鄰近車站。皆無其

小

說

林

蹤跡。其目失去也。未冠履。五。其素愛履之拖鞋之一。發見于距第頗遠之荒草間。於是余重往觀拖鞋。發見地。忽見一人提一黑囊。蹣蹣而來。視之非他。蓋畢可也。偵探曰。現晚君作爲極善。但恐君尙未知其囊中物也。曰。何也。堯爾曰。異酒一瓶耳。余不能悟。呆立。渠惟示余以囊。余終不能解。畢可曰。以二句五十分鐘至者。已安置訖。余之來。爲其他也。今請一一詳告余。葛姑娘在此否。余對以然。且詳述所見聞。而示以所得之奇器。曰。噫。此頗重要。請見賜可乎。續曰。余意雷夫應尙未歸也。余曰。尙未。永不歸亦不可知。余未嘗聞有不冠不履且墜一拖鞋于中途而能他往者。曰。呵呵。然君說或是。但何謂冠履拖鞋也。余詳告之。曰。今余儕試舍之而謀其他。余曰。何爲也。堯爾曰。余尙有更要之事在。又曰。懇君恕余。曰。余耶。曰。君也。余初意君爲黨中一人。曰。何黨也。曰。余卽以告君。初謂君乃其一。旣而于倫敦探得君固無辜也。故祈

經

恕余。余訝甚。曰：何黨小語。曰：破裂家耳。黨中人皆戮力一心以營謀。已靡數載之心力矣。或在鄉野。或在城市。時於本國。時於異邦。而終不外乎求金銀寶石而已。且尤注意寶石。自有此黨以來。失賊未嘗獲分毫。黨友就縛無一人。蘇格蘭偵探局中。余及全體受其害已不淺。余早料其首領必不凡。果然果然。今余已在蛛網中央百里以內矣。全黨之領袖非別。雷夫其人也。曰：誑余耶。曰：俟後便知。君已援余。望仍助余一臂。可乎。余訝偵探之初以余爲羣盜之黨羽。茲渠既知罪。乃罷。渠又謂余曰：鄧成之與雷夫有密切之關係。已久。人常見其偕雷夫於雷夫所立之公會及他處。乃示余署雷夫名之紙之別面。紙已扯破。失字甚多。其文如下。

奴

角

小 說 林

論及……皆將使就緒……子留意此酒且……數之瓶注
意余……所為爲子而已總之余……一盜如吾祖然耳兒乎恕余余
預知行將就木留子以反吾名可矣

ings all in order in case

Id you to take care of the wine and

inth bottles Be very careful of my di

been done for you and after all I have on

a freebooter as our ancestors were Forgive

me my son I have a presentiment I shall

not last much longer I leave you to restore our name

畢可曰余極欲窺全豹奈不能何無已其試之以理想第一行如挿「余」
字 (I shall put th……) 與「患難」二字 (of trouble) 便成「論及患難余皆將使
就緒」句 (I shall put things all in order in case of trouble) 第二行可挿「余曾語」三

字。(I have to……)以成「余曾語子」句。(I have told you)以後余卽不能插矣。

尤可異者。第三行有墨水瓶三字。(ink bottles) 爲 ink bottles 也。何爲欲其注意

墨水瓶乎。或爲「飲之瓶」三字。(drink bottles) 蓋挿 dr 入也。但不通矣。第二行

上之酒字。(wine) 余意必極緊要者。或其酒中有異處在此。函達其子者。必

失之於未郵前。然則黨中必有人深知函中有珍重之隱語。故攪之。余顧碎

紙曰。強攪無疑。曰。強攪故碎。余問曰。攪諸雷夫耶。曰。余不云然。余意雷夫當

時必不在倫敦。余謂岡勃惠而命案中之凶手碎之。余曰。鄧成嘗謂余矣。此

酒乃此處最珍之品也。曰。噫。渠知之耶。此處最貧之家。乃有最珍之酒。不亦

異哉。曰。余謂第三行第一字。乃 ink 非 ink 也。其字跡潦草。故 ink 字與 ink 不

易辨也。渠卽夾日記簿中。曰。余必再審視之。余必得餘紙而視之。余必知酒

之所以珍而後已。但余儻今不得不行矣。

第十五章 鬪智

小

說

林

余偕之向第行。至彼見寂然無生氣。畢可曰。余卽居此一夕。且不能忍。入門。令畢可待廳中。而余入告雪蘭。雪蘭立出。見偵探一人。面頓起死白色。余竊念必其意偵探偕父歸也。畢可略述其所以來者。爲雷夫匿跡惡黨據第之故。并溫語慰之。余默感畢可。以其言語之婉轉也。女問曰。然則君未知家嚴踪跡乎。曰。唯唯否否。余已知之。余固不知之。余所已知者。雷夫今不在倫敦也。曰。茲願君力求其踪焉。忽鄧成自內降梯出。光射於其眼鏡。遠視似明星。二方在梯顛時。余覺其如立雲霄上。仰視愈清析。其拳曲之粗髮。其如鷹之高鼻。其瘦長之鶴頸。使之愈肖一黑鷺。一望而知其具才幹而好自用。無仁心而喜破壞也。近余見其服飾整潔。渠曰。余局外人矣。雪蘭曰。否。妾不謂然。君亦深知余儕事者。余介紹畢可。鄧成故爲自在狀。若畢可之來。一無所損。

狸

奴

角

于彼者曰。呵。然此固君之蘇格蘭友乎。景仰久矣。設有所用。敢助一臂。畢可陽爲愚蠢。以示其爲警察出身之平常偵探。而少解鄧成疑。曰。先生謹謝君。君既願助余。余謹受之。請君導余徧觀第中可乎。余信君深悉之。鄧成睨畢。可曰。然余悉之。雪蘭曰。妾欲去。遂去。畢。可曰。鄧君如已整備。先生余儕。可細談矣。鄧成曰。盍不先食而後談乎。余尙未晨餐。不得不卽食。君跋涉長途。想亦飢矣。俟飲食後。談亦未遲。既而詢余曰。佈筵于書室乎。抑庖室乎。畢。可曰。如君許。余挿一言。余謂庖室佳。鄧成曰。然。余謂庖室已可。海立德君何意。余曰。庖室佳。至於葛姑娘肴饌。余謂不如携去爲愈。曰。然。然則在庖室。余佈席。鄧成烹饌。鄧成欲獨詣酒窖取酒。頓動畢。可疑。畢。可曰。先生。余嘗聞第中有旨酒。頗欲睹藏之之佳窖。可否。鄧成視余。俄曰。來。三人乃同出。然鄧成不導。余等至大窖。而主一小室。鄧成曰。此是也。余默然。畢。可現失望狀。曰。善。余不

小

說

林

意此乃爲酒窖。言畢。出一小勺。擊酒瓶。一而再。再而三。鄧成現訝異狀。畢可曰。鄧君。余有嗜黃葡萄酒癖。取其似鎔爲汁。或浸于水之黃金也。但金色之黃葡萄酒。殊不易以資得。鄧成曰。善。君可無資而飲之于此。言畢。取黃白葡萄酒各一瓶。而出。抵庖室。卽食。食竟。小酌。三人談笑甚懽。如家人父子。而心則各懷叵測。二人乃各鼓唇弄舌。以求勝。畢。可曰。余儕可細談矣。余起立。作欲去狀。曰。君欲與鄧君細談。余欲去。二人同聲曰。否。否。請坐下。余復就坐。以觀二人之舌戰焉。慧黠之偵探。坐余對面。敏捷放逸之罪人。坐余右。鄧成開戰。曰。余知君已携余囊返矣。畢。可伸眉應曰。然。余已……且囊中物亦在。曰。噫。君毋須爲此。君當留之。曰。善。余已留之。鄧君。今余復携至此。請答余一問題。題曰。自君所無權。且不知其主之第。取財產而携去。雖不過金酒一瓶。於法律如何。當時余思酒無名金酒者。金酒二字何意乎。至後方知之。鄧成

經

奴

角

曰。畢。可。君。問。爲。隱。語。余。卽。作。一。問。以。答。君。問。曰。如。當。君。獲。贓。送。一。式。與。在。上。者。俾。可。求。其。多。君。於。法。律。又。如。何。余。意。其。將。與。君。以。特。別。之。允。許。……實。則。方。哂。君。曰。此。卽。君。所。爲。耶。曰。此。卽。余。所。爲。余。遣。一。特。別。之。使。者。以。携。此。囊。與。君。此。君。爲。社。會。故。當。爲。人。之。所。留。余。望。其。然。畢。可。曰。已。然。於。是。二。人。少。憩。俄。畢。可。搖。首。曰。鄧。君。非。此。也。君。未。助。余。而。余。已。盡。獲。贓。矣。曰。盡。乎。曰。雖。未。盡。亦。已。足。但。余。欲。告。君。以。直。爽。語。鄧。君。君。已。爲。佳。事。君。與。衛。廉。乃。人。所。知。爲。末。次。偕。雷。夫。談。者。且。君。亦。罔。勃。惠。而。案。中。人。也。曰。余。耶。罔。勃。惠。而。案。耶。曰。然。海。君。親。見。之。鄧。曰。余。曰。海。君。見。余。耶。余。曰。余。自。火。車。見。一。黑。面。偉。丈。夫。仆。一。人。鄧。成。眼。鏡。墜。地。畢。可。有。快。快。貌。似。嗔。余。之。不。堅。詞。指。實。鄧。成。曰。偵。探。君。之。疑。大。出。於。事。實。之。外。曰。呵。呵。鄧。君。曰。余。一。有。嗜。烹。調。癖。之。清。白。人。耳。君。能。奈。余。何。曰。鄧。君。勿。誑。何。必。言。此。余。欲。君。以。裂。碎。之。函。見。賜。鄧。默。良。久。曰。君。謂。余。爲。

惡人余亦不陽爲極善之人。然余固未嘗作惡。但此函固別一事。君欲觀罔勃惠而死者手中函之全璧乎。曰然。曰然則余儕各置所有於桌。垂手讀之可乎。

第十六章 酒室

畢可尋思良久。如細顧利害。量鄧成用意之深淺。然俄曰甚善。鄧成出日記。薄取縑紙一片。陳之於桌。掩以手。畢可亦出其紙。掩以手。余起立。以便觀二人手下紙。較清析。畢可曰。今……二人各去其手下垂均射其尖利如鷹之眼光於別一人之紙。偵探紙上。惟葛雷夫之署名。紙之無用之面而已。鄧成疾掩其紙以手。曰來偵探此。非尋常遊戲事。署名何用哉。余早知之。余所欲觀者。反面耳。畢可曰。余固知反面有有用處。在但不識。君示余以余所欲睹者否。曰君妄疑耳。海君素知雷夫筆跡者。可問之。余手下紙。果非雷夫手

雞 奴 角

跡乎。君睹數字而知其爲彼函之半乎。余曰。余謂此直雷夫手跡也。余讀其數字曰。『汝愛父。』蓋署名之上半截也。畢可冷笑曰。鄧君。然則余疑君未示余以正面。鄧成曰。余不知何者。乃君所以爲正面者。然君如示余以別面。余亦將以示君。曰。鄧君。但君終較余便宜良多。君深知雷夫筆跡者。故能一窺卽了然。余却不能。然則余儕事仍不公也。曰。甚善。余卽與君以便宜可矣。此處有海君在。渠亦知雷夫筆迹者。……曰。安能及君。曰。或不能及余。但亦已足矣。余已與君以便宜。君欲強弱平均。却不易。余默然。畢可目余。余反目之。如允可然。畢可乃曰。然則亦無可如何矣。二人皆反其紙。各垂手重聚尖烈之眼光於別一人之紙上。閱四五秒鐘許。鄧成如已窺端緒者。微聲曰。嘻。冷然取紙摺疊之。納囊中。畢可曰。何爲。何爲。余尙未……鄧成冷笑曰。余儕未談及時也。余已盡見余所欲見者。君如未見君之運蹇耳。畢可無趣。

貌悔恨。貌尖。望貌驚怪。貌一時并現。惟顧余。余微點首。蓋余惟一旁觀者。故未嘗直讀。惟擇其要點而誌之。是以微點首以示意於畢。可二人皆起。畢可取紙曰。甚佳。此戲君所獲良多。但第二戲。或可少異。鄧成曰。或可……畢可曰。鄧君。君今已整備乎。余儕又可起矣。鄧成微笑曰。起何耶。第二戲耶。畢可正色曰。巡視第中耳。鄧成視表曰。噫。今君肯俟余一句鐘乎。余須趨至車站而發電與一友矣。君不覺厭乎。余望君不。海君將伴君。余將往再取一瓶酒。畢可曰。甚善。速發君電。鄧成向余儕點首曰。健胃酒。言竟。卽往酒窖去。畢可小語曰。君不訝余之尤其去乎。曰。渠今尙無去意。曰。何也。不發電耶。鄧成取健胃酒一瓶而入。拔塞而去。臨去曰。在一句鐘以內。畢可顧余曰。無論其發電與否。渠必歸。設渠自常途出。有追其踪者在。若別有途可出。則非余所知。然至車站。彼處亦有人在。余已佈置定妥久矣。故渠不能不歸。君又何以

謂其不去也。君有所發明乎？曰：第一事。頃余儕所入之酒窖，非也。曰：余亦知其然。曰：君亦云然矣。但渠之不導君至大酒窖，使余愈疑乎酒。故余視其紙時，尤慎於此。君有所得否？曰：否。余未……曰：善。且任余告君以余所得。函之起語曰：「我愛兒。」以後余未讀。余讀其紙破碎處，即與君紙連接所。余乃有所得。鄧成亦有所得。君憶第三行上第一字，余儕所不識爲 三 抑 三 者乎。畢可出紙陳桌上。余即指示之曰：此字之首，僅須插一 一 字耳。畢可曰：一字耶。然則爲 三 或 一。但二字均無有也。曰：二字均無。然 三 一 一 字，猶有意。且俟余補足全函時，余儕均無紙，不得已至書室求之。經大廳，突見大梯轉側處有一足，尋隱至書室，亦無紙。拾鄧成前所書之食單而返。余告偵探以余之疑，有人潛伏樓上。偵探曰：疾爲之。爲後即可四覓。余書全壁於食單之反面曰：

角

奴

裡

I shall put things all in order in case of trouble
I have fully told you to Take care of the wine and
especially of the birth bottles Be very careful of
my directions All has been done for you and a ter
all I have only been a freebooter as our ancestors
were Forgive me my son I have a presentiment It
hall not last much longer I leave you to restore
our name

論及患難。余皆將使就緒。余曾語子。留意此酒。且特於酒室數之瓶。注意余命。凡所爲。爲子而已。總之。余不過一盜如吾祖然耳。兒乎。恕余。余預知行將就木。留子以反吾名可矣。

畢可讀曰。「留意此酒。」且特於(酒室數) birth 之瓶。(take care of the wine and especially of the birth bottles) 夫 birth 之瓶。何解。曰。余卽以鄙意奉告。君當知其

角 奴 狸

酒窖亦必如他大窖之分爲酒室者。每室各有號數。今知之瓶何解否。凡酒均須留意。而特於每酒室中之酒室號數之數之瓶。如第五室則第五瓶。第十室卽第十瓶。以此類推。曰。呵。是也。但君何以知之。曰。彷彿得自代數學者。如 x 數卽爲 xy 數卽爲 xy 之類。曰。代數耶。如此方知教育之要。但余意鄧成亦曾受中學堂教育者。曰。然。畢可起。曰。今日試視酒室數瓶。有何可異在。畢可摺余所書紙。頓見別面。曰。咦。此何人手跡也。曰。鄧成。昨日所書之食單也。曰。然則余得之矣。曰。何謂也。曰。余欲卽以奉告。但尙有要務在。余領之。導之至大酒窖。試啟之。已扁。畢可曰。眞此耶。曰。眞。曰。善。余儕須待之。且詣君昨宵所至。余導至十級梯。啟小門而出。畢可曰。有雪茄煙味。彼處有小窗。或自中出乎。渠入一空甌。余隨之。睹一狹梯。登之。畢可行一二步。卽止而退。曰。噫。何畜。余視之。乃烏兒躡梯。顛。余告畢可。畢可復登。烏兒張牙舞。

爪鳴且唾。余曰：余請先行。余撫烏兒，畢可趨過，相將而前。聞淡巴菰味甚濃，且見青烟飛騰，烏兒少退蹲而觀。

小
第十七章 賊黨

偵探提囊先行，余隨其後。室中厲聲曰：誰何？畢可推門入，一秀而似農者，方啣雪茄烟，臥柴堆上。其人非別衛廉而已。衛厲聲曰：若輩至此何爲？畢可指之曰：君爲衛廉，曰：啖否？余非……余名吉……吉……吉威兒。吉……威兒實余名也。畢可展一紙，曰：余有逮捕票在，朗誦曰：

罪人一名衛廉，易名吉威兒，秀美桃紅面，狀如村農，好博業盜，與岡勃惠而命案有涉。

畢可扑其肩曰：衛廉君想已深悉，余奉命捕君者。衛廉轉首面壁，忿然曰：又賣余矣……遭擄……此乃虛誇之鄧成……是否……害余矣。

經

奴

角

禍之畢可曰。此衛廉之自害耳。來匿于此。抑何愚也。戚然曰。余未來匿于此。曰。余知君不……君之來。亦爲盜耳。轉首曰。噫。何盜。君言何解。余不知所。謂盜曰。余不云君爲……少許而已。鄧成爲之。而無與君事也。曰。然禍之。君已捕之否。畢可示意余而曰。否。渠與罔勃惠而命案無涉。曰。噫。渠不耶。或不……畢可扑其肩曰。來。請起。偕余去。厲聲曰。噫。罪惡。試視余臂。畢可曰。何爲。視其汗衫。血染徧袖。血已乾。而衣硬。臂腫起。如不能屈。伸畢可曰。噫。此蓋昨宵欲襲殺此君所致耳。曰。殺耶。余何曾試殺人。余惟試濺污之而已。曰。衛廉速治此臂。不治將腫起如噴。設不致死。必盡剝腐肉始免。曰。君勿言此。虛誇之。鄧成云。將返此而携早餐來。但今尙未至。曰。設君允余願安往。且不以計遁。余卽引君入第。彼少婦將裏若創。不然將梏君。蹙額曰。允君。但視此。惡貓。余將何以脫。若渠不在此。君等決不能獲余於此地。渠驅余至此而守。

小

說

林

余○余○將○何○以○脫○余○儕○導○之○經○烏○兒○側○烏○兒○目○送○之○三○人○自○故○道○返○雪○蘭○方○在○繪○圖○室○告○以○意○時○烏○兒○隨○余○後○如○犬○女○即○爲○衛○廉○裏○創○面○色○雖○灰○白○而○無○驚○怖○貌○時○睨○衛○廉○面○似○異○之○然○始○終○默○然○裏○畢○畢○可○率○之○至○庖○室○以○彼○處○安○密○畱○烏○兒○守○已○足○故○女○問○余○曰○渠○何○人○也○余○曰○自○第○中○搜○出○者○形○跡○可○疑○是○以○畢○可○捕○之○曰○疑○何○也○曰○疑○其○與○罔○勃○惠○而○命○案○有○涉○耳○曰○噫○何○可○畏○如○是○其○可○怖○之○臂○卽○以○此○乎○曰○否○此○昨○宵○事○烏○兒○爲○之○渠○試○仆○余○烏○兒○嚙○之○以○援○余○曰○此○又○君○所○遇○之○一○險○矣○皆○妾○遣○君○去○之○過○也○余○默○然○但○顧○之○而○頰○顏○女○又○問○曰○但○此○人○匿○此○何○爲○渠○與○此○第○有○涉○乎○與○家○嚴○有○涉○乎○噫○海○立○德○何○謂○也○家○嚴○於○此○事○有○涉○否○噫○自○然○自○然○渠○非○亦○爲○此○人○所○害○者○君○有○何○意○何○所○知○曰○余○意○令○尊○已○潛○逸○而○匿○于○一○時○不○易○覓○得○之○所○矣○曰○渠○何○逸○且○匿○爲○曰○惜○余○不○能○奉○告○但○畢○可○卽○以○告○卿○矣○女○坐○下○面○灰○白○似○受○驚○余○出○覓○畢○可○見○畢

狸

奴

角

可在廳中正諦視雷夫美而傲然之古銅首。顧余曰。試思此君。素有名望。有產業。可以爲大兵家。大外交家。大政治家。及無論何種之偉人。乃屈身于綠林。爲一尋常窩家以終身。後有聲哀以銳曰。窩家耶。何爲窩家。視之。乃雪蘭。畢可視雪蘭。又俯視地。俄又斜視余。曰。窩家。葛姑娘。余思生長於鄉之少婦。不必告以窩家二字之義。雪蘭曰。噫。勿戲妾。請以實告妾。妾能忍之。其信妾能忍。無論其如何鄙賤。如何可傷。妾能忍之。妾思必鄙賤且可傷。但設不告妾。妾必謂其愈鄙賤。愈可傷於其實。畢可覘余。余不語。畢可曰。善。葛姑娘。余念告卿爲佳。窩家者。受贓者也。家藏綠林豪客者也。女慚面死白。曰。家嚴乃此耶。曰。雷夫乃此而尤過于此者。言際。顧門外。似有所覩。曰。葛姑娘。卿不見冬青樹上一大蛛網乎。三人俱出。并立階上。畢可又曰。卿不見網中一大蛛乎。此猶雷夫之獨居于此也。渠組織一巨網已成。包羅極廣。觸其網者。無不

小

說

林

就擒。凡不能卽耗去者。封而藏之。葛姑娘第中固多封藏之珍物。在女橫波顧余。似疑余告畢。可以昨宵在秘室所見。余慚甚。女曰。君云贓乎。曰。然。余云此女諦視之。良久。赧然曰。妾不以之信。君不深悉家嚴者。君曷不覓之而示。以此等物。渠必有以對君。曰。何未覓之云云。俟余示卿以故。畢。可詣蛛網前。余儕隨其後。畢。可拾小枝。斷離蛛較遠處。一二絲網飄飄然以危。蛛急逸去。匿一葉下。女忿然曰。妾不之信。妾不欲信之言。竟疾步返第。第門忽闐然闔。大訝。推之。已內扃。相顧大愕。偵探曰。鄧成之時已至。但余囊尙在庖室。余必得之。始已。將何自入乎。雪蘭與余目相視。均思其寢室窗及窗外樹。但默不語。余儕乃繞第行。經庖室窗外。窺之。惟衛廉一人在。戚然以懼。怒視鳥兒。余儕竊喜。經小戶外。視之中。僅一小門。剝去之。余儕行暗中。余謂雪蘭曰。此處甚暗。卿或失足。請任余携卿手。女接余手。余儕遂前。忽聞貓兒怒吼聲。驚止。

俄疾步奔之。余曰：此必烏兒無疑。俄鳴聲疾且宏，似與人奮鬥。然余儕急奔之。及至廂室，已有五六無賴在。去頃徑廂室窗外時，僅一二分鐘耳。乃情形已大變。百葉窗閉而燭燃，酒瓶酒杯羅列于桌。昨夕所見一跛者方勒烏兒頸。烏兒奄奄就斃。余急攫一酒瓶擲之中臂。貓墮渠大吼，忿然詈余。衆繞余均怒目舉酒瓶。忽有聲清且銳曰：諸君請勿動。垂手露若面。蓋畢可後余等至也。

第十八章 被縛

時雪蘭緊握余臂。畢可四顧曰：若輩均在是。何擾擾爲。此處四周及此黑弄中。余皆已有接應在。衆中一人小語曰：咄咄。畢可含指視一戚容黑漢。指之曰：慎之。左治。余儕曾相遭。若有三罪。勿無禮。跛者方踞地上。裹臂創。畢可顧之曰：祁默。若一跛者。乃爲此等事。祁默取囊起立。試其輕重。力擲偵探面。叱

曰。蠢夫。仆。此弄中無人聲。余已傾耳聽。此弄中無人聲。畢。可急避。攫囊。忽身後一漢突抱之。囊墜。畢。可仆。余爲戚容。黑漢所攻。卽偵探所稱爲左治者。左治抱余腰。攫余囊中手鎗去。余亦仆。時葛姑娘面作死白色。握拳孤立。跛者謂之曰。勿怖。愛卿乎。余儕決不害卿也。言際。斜睨之。醜容可哂。轉覺可畏。余不禁戰慄。衆中一人睹其狀。微哂曰。姑娘真佳人。是否。祁默。是否。祁默曰。誠然。女詈曰。匹夫棍徒。賤奴畜生。敢以此等語言余耶。敢待余及余父所友。以如此耶。衛廉曰。扑汝父所友。如何。畢。可與余均不能言。蓋衆以大巾縛余等手足。以軟木手巾塞余儕口。而復使余儕二人背相向。衆大笑。戚容黑漢曰。試置渠輩首於一處。觀其能脫否。衆於是圍桌坐。斟穀酒。燒酒於大玻璃杯。而轟飲。頃此輩鄙夫初見畢。可時。皆魯莽小人。今未至一二分鐘。頓變爲酗酒之徒。飲時。加余儕以辱罵。以笑嘲。加葛姑娘以調笑。評頭品足。無所不至。

狸

女面死白。倚壁而立。其一舉一動。余無不注意。見其鼓勇不懼。私心竊喜。附近一釘。懸馬鞭。一女竊取下。隱以臂而置手於後。幸衆莫之覩。鞭以河馬皮製。余素知其利害。女既得之。頗足自衛。默念其腦筋其肌肉。必堅如鐵石。決意自衛。且女亦不懼與無賴賊談。衆中一人偶戲雪蘭。衆大笑。女詈曰。若輩亦人耶。若輩受責時。勿忘今日事。衛廉曰。姑娘。余儕尙未……衆又大笑。

奴

忽鏗然一二聲。即余於深夜所大怖之門鈴也。衆寂然恐。相顧大愕。似不能自止其疑者。雪蘭曰。來者必余父。若輩不如啓門迎入而跪其前。戚容黑漢曰。是不過虛誇之鄧成而已。但必我輩事畢後。方可令之入。來。我儕必治此輩。姑娘。卿可留此。衆扶余儕起。推入頃所由入之黑弄。押我等者。各無賴二人。畢可在前。余在後。方入弄時。余急回首視雪蘭。意欲其偕余。其知余意與否。不可知。蓋後此即在弄中。冥黑如漆。不復能視。余不知衆欲驅余至何所。

角

小

說

林

行良久。始知其必引余至大酒窖。後有光至。視之。蓋一無賴携燭來。戚容黑漢至酒窖前。曰。此乃合宜之牢獄。以因此等乞丐。試啓門。已扃。推之。門固甚。不少震動。有舍去意。將驅余儕至他所。而可怖之鏐鈴聲。又鏗然大作。乃以身攻門三五次。力猛如牛。門震震以搖。其末次。門突然飛開。鎖之碎乎。雀耳釘之斷乎。俱不可知。用力過猛。致門啓時。身隨之仆。當其攻門。爲時甚久。余始得四顧。睹雪蘭潛隨於後。擎燭者已大醉。故未之見。戚容黑漢已起立。衆推余輩入。余見雪蘭乘執燭者偶一不慎。奪其燭。掩入窖中。私心竊慰。黑漢曰。速出否。否。此非卿地。女試閉門。余以被縛。故不能助一臂。大恚。無賴以足踢門。啓之。遂逐余儕而將入。忽弄中有聲。曰。若輩在此。何爲。速出。余識爲鄧成。意其必恐我等于窖中有所得。惜口塞不能言。乃大吼。雪蘭覩余狀。自余口中掬巾一角出。余已能言。急曰。疾。疾。卿之鞭。女陽作不能敵狀。稍退。黑漢微

體 奴 角

笑入罟。女舉手以可畏之河馬皮鞭揮其面。黑漢呼痛而退。余儕急推門。雪蘭加二門竟立解余縛。初余怪畢可之不吾助。是時方知其顛數步外。已不省人事。急與雪蘭救之。余不禁謂女曰。卿奪燭抑何智也。女默然微笑。余得上號白蘭地酒一瓶。出小刀於囊。上有螺旋鑽。余竊幸余尙有多携鋼鐵器之童習拔瓶塞。傾入畢可口。其結果極疾。方一二口下咽。已能坐。首視余。既視雪蘭始徐徐視成行之酒室。冷笑曰。酒室數之瓶。

第十九章 寶石

雪蘭意其新蘇妄語。余乃解此語之義。女愀然不樂。余知其益疑其父之失去。且疑竇陸續入其腦。使之愈不快。畢可曰。且試一酒室數之瓶。余儕姑首爲之。今尙不能出。是以不若視一酒室數之瓶。于是余儕至一最近之酒室。其號數爲十三。竊念所想如不謬。則第十三瓶中。必可異取第十三瓶視之。

與他瓶不少異。中亦尋常之酒耳。余大失望。畢可曰。不妨。試驗其他。余試次室。取第十四瓶出。亦無少異。余頓得一新理想。蓋余數起之端。或謬。譬之讀書。而始於下。乃自他端以數。第十三室中。第十三瓶已不在。第十四室中。拔第十四瓶出。不似有酒。封塞甚固。拔塞傾入。偵探手中。則金鋼鑽數粒。然不巨。再傾則無搖之。亦無畢可試窺入。曰。內必棉花。而金鋼鑽想即裹藏於其中。余之螺旋鑽太短。探之不能及。自雪鬩髮際。拔一長銀針。探出之。果不出畢可所料。扯棉花出時。墮金鋼鑽。不計其數。大小不一。光彩各異。有大足以塞瓶口者。有黃者。有白者。有已琢者。有未琢者。余儕相顧驚訝。默然不言。惟急至次室。而試酒室數之瓶如前。此室中皆上等紅葡萄酒。獨此瓶中乃光彩極鮮明之紅寶石。余曰。此未必盡不僞。畢可曰。余意君可信。其必不取廢物而珍藏也。噫。余知第十三室中。第十三瓶之所以不在矣。必余囊中之一。

經

奴

角

瓶也。而余囊乃在庖室。此卽鄧成所寄去名黃葡萄酒。而實則眞金也。余曰：此必其偶然而得。否則何不并其他而取之。渠未覩汝紙以前。尙不知所謂酒室。數之瓶曰：勿使如願。渠今尙在外。雪蘭曰：燭將盡矣。此類物不能屬君等。亦不能屬妾。及無論何人。不如舍之。其思所以逸自此獄乎。余曰：葛姑娘以理論之。余儕自囚耳。余意門上僅有我儕所加之二門。在若能不復墮入。此輩手欲此時出。卽出耳。畢可決然曰：余儕決不可由此出。設實無他道以出。乃可着想於此。忽聞酒窖之別端門外。有營營聲。咆哮聲。剝啄聲。如鼠牙之嚙。如鐵錐之鑽。嘈雜甚。余儕詣之。見門以老橡木製。頗固。湊耳以聽。聞鑽門聲甚清。余曰：人方以手錐或螺錐鑽門。畢可曰：安有他人。必鄧成無疑。渠欲與余儕交涉耳。雪蘭曰：何不允之。畢可曰：我愛之姑娘乎。余未嘗與罪人交涉也。問曰：何也。豈鄧君亦罪人耶。噫。悲夫。妾何生之。不辰。妾所遭仰。何均。

可畏如是。妾不復能忍矣。坐地歎歎。余試以溫語慰解。畢。可欲與門外之人交談。自鎖孔而呼曰。君是鄧君否。言畢。卽傾耳以聽。外答曰。少待。閱數秒鐘。卽有一孔。直徑一寸有半。門外人自孔續曰。今君何所求於余。余鄧成也。畢。可曰。無所求。但此處有少婦在。今君之伴侶安在。鄧成答曰。余不知所謂伴侶。但羣盜均在樓上。方劫密室中所有。而喧飲以相慶賀。君等不如卽拔門而出。畢。可曰。於是君乃可入。然否。今尙不承君見教。謹謝曰。羣盜不論何時均可至樓下。乘此佳機。不若卽出。曰。君不誓言所有群盜皆已分扁于數室。余儕決不出。曰。君議極不通。決無是理。如君等不出。余將火此第。君等出否。余默念曰。噫。以火驅余儕耶。此作何解。豈恐我等在此取珍寶而甯火此第耶。畢。可曰。子如不誓。如余所言。余儕決不出。門外寂然。畢。可顧余曰。渠將行其所言矣。余問曰。何爲。然則余儕不能與之議定而出乎。曰。可復入其伴侶。

狸

奴

角

之手而讓之得其所欲耶。曰。然。試念葛姑娘。曰。余祈君見怒。祈葛姑娘亦諒余。但如欲余喪名譽。失地位。則不能念葛姑娘矣。我儕其覓他道以出。葛姑娘起立云。不欲一刻離燭光。見壁端有小窗。高於常人。射入光甚少。其外非空曠可知。以粗鉛爲之。共十條。每條相去幾三寸。兩端皆深插石中。牢不可拔。畢可曰。燭已垂盡。君可在此試斷之。余欲移置酒室數之。瓶於一空酒室。俾鄧成或無論何人。雖能入此。終無所獲。葛姑娘。卿願助余。抑助海君。女曰。妾願居此。曰。余或亦居此爲佳。余儕以裁紙刀及碎玻璃片割鉛。覺其不甚堅。但高于人首。必舉手爲之。爲之良久。二臂極酸痛。不得不常垂以少憩。至後。二手腫痛已極。均坐地。有失望色。余曰。此似無望。畢可曰。此外尙有何法。曰。祇有一法。拔門而出耳。曰。燭尙餘半寸。盍試再周視。余儕周行諦視。卒無所睹。燭滅。窖中僅餘鉛柵窗所射入之微光。但仍能見鉛柱。竊思設能去二

柱。或即可由此以出。然欲去二柱。必斷四端。以我輩現在割削之速率。似永無竟事之時。反睹門外有紅光。知鄧成欲行其所言。余謂畢可曰。姑冒險拔門。自彼門出。雪蘭曰。妾不願自彼門出。我儕乃復工作。雪蘭席地坐。一酒室側而假寐。余解外衣披於其身。默然工作良久。手腫痛已極。至後。痛楚愈不能忍。乃曰。余須少憩。坐地倚壁而睡。及醒。窖中黑煙迷目。焦氣觸鼻。余重往工作。良久。手指痛極。以致麻木。乃復少憩。自語曰。此殘忍之求自由何用之。有何用之。有畢可心中固名譽與自由緊要相若。余之所求惟自由耳。余曾受大學教育。應較之智。乃不能覓一較此殘忍痛楚者稍愈之道乎。忽烏兒現于前。唔唔不絕。余深加訝異。念渠何由而入。細驗近處。見壁上有竇。觸之似有蓋。或百葉窗掩之。推開探首入。聞人聲極嘈雜。念此豈通珍藏室者。鄧成曾言。群盜在彼。人聲得毋是耶。設能逐之。余可率伴侶出矣。逐之之法。則

狸

奴

角

舍呼叱擲瓶尙何有。余取空瓶五六個。蓋余素儉。不忍用有酒之瓶故。乃大聲呼叱。擲瓶碎之。畢可醒。余以所得所疑及所思詳告之。渠求余出卽告警察。余復諦聽。寂然無聲。余入竇見壁下積木如梯。余轉首告畢。可畢可曰。疾疾。余儕已失時。余曾睡。鄧成所燃之火已大熾。但去門尙需時。至時余猶可排酒瓶以拒之。君如疾去。半句鐘內警察可至矣。去休。皇天佑君。余卽拾級而登。旣而觸屋頂痛楚甚。跨出顛下。昏蹶良久。乃蘇。覺痛甚。四顧見鳥兒蹲地上。室中皆珍物而佈置無秩序。徧地均美術品。若古畫若神幃若寶盒。若金銀若象牙若烏木若綢緞若細絨。旣而知卽昨宵所至之密室。昨夕所由入之戶已洞啓。知頃鄧成之語非誑。余急起立。下螺旋梯而出。疾奔教堂庭中。以覓警察。

小

說

林

時已赤日西沉。金光四射。余無冠無外衣而疾行于樹蔭之下。閱十分鐘許。抵教堂。警察方在彼。余且喘且語曰。畢先生囑余傳語。速集衆詣第。警察鳴號。叫閱一二秒鐘。即見一童趨而至。視之前爲余。負行囊之覺兒也。警察曰。疾疾。予自知所應爲。覺兒疾奔去。余曰。余意若方徧傳此語。曰。然。覺兒於五分鐘內可抵第二警察處。閱十五分或二十分鐘。我儕即可至第。君去否。言時緊皮帶。備疾趨。余曰。警察。余須少憩。曰。善。但君必慎于濕氣。言畢自去。余坐地休息。見數匠持鐵槌。獨頭斧。諸器自教堂出。拋塔畔一小棚中。整衣而去。當經扁柏下時。笑聲喧雜。止而扑一物。余念此必鳥兒。奔之果然。鳥兒蹲一墓上。耳垂角挺。爪現牙露。顯然一野貓。盛怒時。可怖之像。吼且唾。伸一足。如將扑人。余曰。君輩其任之。渠乃可怖之獸也。曰。先生。我輩知之。此乃雷夫之所愛也。言竟相率而去。余坐而撫之。鳥兒始亦舞爪欲擊。既知是余。即止。

狸

奴

角

蹲○余○側○余○諦○視○之○忽○睹○一○青○蠅○振○翼○將○飛○烏○兒○擊○以○掌○余○雖○于○動○物○之○學○所
 知○無○幾○亦○識○爲○食○腐○肉○之○蠅○念○其○在○彼○何○耶○豈○偶○然○在○墓○側○耶○抑○出○諸○墓○中
 耶○正○尋○思○間○又○覩○一○蠅○乃○俯○身○視○墓○畔○所○刷○泥○灰○均○碎○裂○有○隙○烏○兒○蹲○處○灰
 石○均○破○碎○有○一○小○穴○巨○如○鐵○槌○似○因○鑽○槌○探○入○所○致○伏○而○嗅○之○腥○惡○欲○嘔○噫
 異○哉○棺○槨○中○尸○決○無○此○等○味○且○棺○槨○入○墓○豈○有○掩○以○未○刷○灰○沙○之○石○板○者○余
 大○疑○訝○心○亂○腦○昏○念○墓○中○豈○有○未○置○于○棺○槨○之○尸○耶○急○奔○塔○下○取○匠○頃○所○投
 之○鑽○槌○趨○返○插○入○蠅○及○貓○所○在○附○近○之○小○穴○掘○一○石○板○起○石○即○滾○去○墓○之○內
 部○已○現○一○窺○已○足○余○睹○衣○服○散○亂○白○面○長○鬚○可○怖○殊○甚○急○遁○余○早○料○及○墓○中
 之○爲○誰○方○余○狂○奔○時○烏○兒○蹲○墓○畔○而○哀○鳴○余○竭○力○疾○趨○如○厲○鬼○猛○虎○方○躡○余
 後○不○奔○命○將○不○保○時○夕○陽○已○墜○嵐○氣○溟○濛○行○灌○木○間○風○聲○鳴○鳴○葉○聲○蕭○蕭○莫
 不○使○余○心○驚○膽○寒○且○仆○且○起○良○久○葛○氏○第○始○現○于○前○

第二十一章 巨奸

小

說

林

廳門已闔。守者警察一。余問曰：子知第中火熾乎？對曰：在內者應知之。君名海立德。然否？如欲入請便。言畢扣門。內一警察啓之。諦視良久。方許余入。見警察及罪囚方降梯而下。每犯押者二人。視之惟鄧成不在。畢可與警察長殿後偵探。睹余以一笑。迓余傲然曰：善。余儕已竟事。余聳肩曰：余已獲雷夫。忽有聲莽然曰：皇天衆視之。衛廉也。畢可睨衛廉而言曰：獲雷夫乎？安在？余答曰：墓中。衛廉插語曰：噫。然甚善。畢可曰：其尸耶？余意其遭害。余曰：似是。衛廉小語曰：濺污耳。畢可顧警察長曰：可遣數人視之否？警察長曰：否。返顧衛廉曰：衛廉。鄧君今安在？衛廉戚然曰：已去。曰：去必不遠。余必擒之。衛廉曰：先生。此不一定。渠似飛鳥。豈易就網哉？戚容黑漢曰：虛誇之。鄧成已詣酒窖去。余言之。然無與余事。衛廉忿然曰：如余能濺污若。余極欲。畢可曰：衛廉近日。

狸

奴

角

君。濺。污。人。亦。過。多。矣。言。畢。詣。庖。室。大。約。欲。覓。鄧。成。室。戶。既。啓。濃。煙。突。出。畢。可。曰。何。第。中。方。大。火。耶。余。曰。君。不。之。知。耶。渠。默。然。良。久。曰。葛。姑。娘。尙。在。酒。窖。頃。余。獨。隨。若。出。余。聞。之。疾。奔。酒。窖。踏。火。而。過。煙。霧。迷。漫。幾。哽。余。喉。而。盲。余。曰。既。而。見。濃。煙。之。中。一。巨。黑。影。似。抱。一。重。物。度。必。鄧。成。所。抱。當。是。雪。蘭。余。妒。心。火。熾。念。彼。可。爲。此。豈。余。獨。不。可。鄧。成。經。余。身。畔。似。未。睹。余。余。曰。今。速。任。余。負。之。而。急。逸。警。察。均。俟。於。廳。中。身。後。亦。有。人。在。渠。視。余。良。久。曰。否。如。余。自。抱。之。則。渠。他。日。將。念。余。先。生。君。謂。余。畏。警。察。乎。與。余。相。識。已。久。加。手。余。身。猶。不。敢。曰。鄧。君。請。三。思。閱。數。秒。鐘。悔。無。及。矣。自。此。弄。出。小。戶。以。逸。火。尙。不。甚。熾。且。小。戶。無。守。者。廳。上。有。警。察。十。餘。在。將。以。君。爲。罪。人。鄧。仍。前。曰。君。意。良。佳。感。極。但。君。不。知。余。尙。有。此。在。曰。君。不。知。新。有。一。事。將。使。君。益。爲。人。所。注。意。蓋。余。已。獲。雷。夫。戶。鄧。止。睨。余。旋。又。前。曰。君。已。……甚。善。余。乃。不。復。言。俄。頃。卽。遇。畢。可。及。

警察長至廳中。警察之在者數。眇于前。畢可告余云。數警察已去。視雷夫之尸。數警察詣第中而救珍貴物。以第已無救故。鄧成釋所抱於地。悲甚。余嫉妒幾狂。畢可任其然。既而小語警察長曰。執之。警察長猶疑其無辜。曰。今鄧君無妨。余識其人久矣。余儕盍試思所以救此第。畢可冷笑曰。救此第。奈無水何。君將何以救此第。余儕盍注意于罪人曰。余已……然二人談語。余所偶聞。余所真注意者。則求雪蘭之蘇而已。鄧成百計救之。卒無效。余曰。盍負之至清氣中。鄧成曰。至清氣中。然。即抱雪蘭起。雷夫之古銅首。傲然如故。鄧成經之。微笑。若曰。若生時不以若女許余。今若死矣。余亦有抱之一日。若能奈余何。警察肅然啓門。鄧成出。余隨其後。頗快快。畢可尋亦隨出。警察長乃命警察及罪人盡出。於是第中惟餘二三擲貴重物于窗外之警察。余跪雪蘭身畔而助鄧成。見余外衣。尙披雪蘭肩上。大喜。俄見鄧成于警察

罪人等之舉動。無不留意。異之。至後方知其故。雪蘭微呻張目。余睹鄧成欣然起立。顧第中。時火已大熾。其勢拉雜。將穿屋頂。鄧成顧畢。可曰。然任其焚。……焚。此第於余最不幸。曰。然鄧君。今請偕余去。余儕將行。曰。偵探少待。余冠尙遺于冠架。大步至階上。無追之者。莫意其遁入已焚之第也。烏兒一躍隨之。疾馳而入。鄧成立階上。微笑曰。諸君承君等不棄。感極。再見。容俟他日言畢。一揖若主翁。方別諸賓。然啓門徑入闔之衆。大驚。搥甚急。蓋不獨疑其逸。且有二三警察尙在第中也。

第二十二章 結果

鄧成及烏兒既入。火似益烈。警察力撞廳門。終無所用。乃碎繪圖室及膳廳之窗。而救警察之在內者出。據云。第之左翼。火勢極熾。而右翼則稍遜。故特于彼處擇貴重物而擲出。畢。可大恚。其忿忿之貌。不可言狀。曰。不論何犯。余

寧失。但不願失渠也。警察長猶云其必死火中。偵探乃周行。徧視戶窗。雪蘭癡坐如木鷄。忘余衣之在其身。幸無風而溫暖。故均不之覺。女未覺多一衣之益。余未覺少一衣之損。火勢極烈。紅光燭天。余似見鄧成立窗前。俄又似見烏兒。俄又似聞其悲鳴之聲。但火之殘忍如故。未嘗少減。久而愈烈。余見四處來觀者甚多。不獨何器史木村之人。渠等訝其異。藉以娛目而已。未幾皆就道。及與雪蘭畢。可至村中一小旅舍。已昏黑。女返衣。余儕盥洗畢。女輒謂余曰。君甚善。君甚善。但未詢余。故未以獲其父尸告。命逆旅主人備晚餐。女入室梳裝。畢可即告余。以余去後之情節。謂鄧成火門。不久卽仆。急擲酒瓶以制其入。既而滿窖皆燃。哽塞於喉。急自余所自入之道以出。然不能令姑娘亦自此出。又曰。何余竟忘之。大約因心亂且飲酒故。余曰。余儕尙須謝鄧成曰。然一智而有禮之無賴也。但余儕已睹其結果。曰。余不能決其必然。

當其入第。有欣然得意貌。余謂其必有途以出。余儕將重聞之。餐時外遞一函入。乃與雪蘭者。女畧閱一過。授余。晒曰。君爲記室。是否。海君。妾思必請君誦之。其朗誦之。余視之。署鄧成名。然則固未嘗死于第中也。函曰。

雪蘭愛卿惠鑒。諸事已畢。畢時尤樂。僕得抱卿。此爲第一次耳。僕極願行火中而重爲之。如俄頃然。但僕已料別有一人將求卿。而卿將許以前之所不許僕者。僕惟願卿常樂。愛卿。僕乃一永不幸者。僕今欲解卿之疑而已。近日之事。紊亂已極。然僕於其中。請信僕無大罪。卿不知令尊及僕等均相約以一極自由之法。以劫掠社會者也。夫社會者。一最無人心之物也。余儕相約已數載。而令尊頓易其方針。余儕亦有未之覺者。渠作一清單。詳記其珍寶及其所在。而寄之於銀行。此固僕所值得。又作一函於令兄。函中關係非淺。僕即偕一人名衛廉。謁之。相爭良久。令尊扑衛廉。衛廉

角

奴

體

反扑之雪蘭令尊之死實非余所致也。僕所與此事有涉者。惟指示埋尸之地而已。余返倫敦後。即作一片與雷夫之遞信員。

畢可曰。余已獲之一證也。

約於岡勃惠而之故地小叙。渠來但不肯以函與余。事又決裂。衛廉復濺汚之。當其死。僕即攬函。但未得全璧。餘在偵探處。雪蘭一日卿嘗詢余曰。若何不循禮如他人爲。如無資。盍不習一藝或竟業商乎。雪蘭。僕實非其人耳。卿當知之。僕乃一無名人而已。僕但有有鄧成之名之權而已。與草木共朽。抑與日月爭光。均非所計。僕所有權等一犬耳。僕之入世。具特別之性質。僕所受之教育。亦惟俾能適特別之意而已。但社會謂余無權。謂余必謙遜。僕嘗愛一婦矣。而衆皆哂僕。僕嘗欲爲兵家矣。而常兵之外。不許也。總之。社會禁僕所能爲。乃不得不出劫掠社會之一策。夫世所謂罪。

人○惟○欲○使○社○會○進○益○而○已○僕○嘗○欲○妻○一○僕○所○愛○之○婦○而○建○宏○業○于○世○界○設○此○婦○而○允○僕○於○僕○於○彼○均○有○裨○益○余○儕○可○以○協○和○而○較○其○今○所○可○爲○者○愈○佳○愈○勇○但○竟○不○允○所○以○僕○已○與○社○會○戰○仍○將○竭○我○心○力○以○戰○社○會○以○戰○愚○蠢○不○通○鄙○吝○之○社○會

此○即○鄧○成○與○葛○雪○蘭○之○函○而○余○即○可○以○爲○此○書○之○結○果○但○猶○有○所○言○者○則○鄧○成○果○如○衛○廉○所○稱○實○一○飛○鳥○終○不○就○網○至○於○其○遁○逸○其○求○寶○續○之○容○俟○他○日○雪○蘭○歸○倫○敦○後○余○常○訪○之○卒○許○余○以○結○婚○義○貓○鳥○兒○則○入○第○之○後○影○跡○莫○知○而○巨○第○雖○中○空○仍○巍○然○孤○立○以○待○小○雷○夫○之○歸○云

角

奴

狸

乙巳十一月再版
同年同月發行



(小說林言情小說之一)

定價洋二角半

編輯者 小說林總編譯所

印刷者 上海澄衷學堂代印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總發行所

分售者 各省書局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爲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芝熙稟稱竊職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愛糾合同志集有成款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繹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朦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解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救福爾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輯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朦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解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遵切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謹告小說林社最近之趣意

本社刊行各種小說以裨官野史之記載寓誘智革俗之深心荷蒙海內同志推行日廣且時加箴規以爲前途發達之豫備本社不勝感佩惟譯著紛出非定題問則陳陳相因將來小說界必有黯淡無光之一日同人懼焉爰將已印未印各書重加釐訂都爲十二類其無所取意者絕版不出值此競爭劇烈之潮渦竊附於寓言諷世之末座博雅君子或有取焉

●歷史小說

(誌已往之事迹作未來之模型見智見仁是在讀者)

孽海花一編

五角

俠奴血(一名西印度懷舊記)

印刷中

孽海花二編

五角

孽海花三編

著作中

女英雄彈詞

一角三分

印度魂(一名身毒叛亂記)

印刷中

海天嘯傳奇

印刷中

告

廣

風洞山傳奇

印刷中

●地理小說

(北亞荒寒南非沙漠廣輿所略為廣見聞)

秘密使者上卷

四角

揮汗談 (一名非洲探檢記)

著作中

秘密使者下卷

●科學小說

(啓智秘鑰闡理玄燈)

秘密海島上卷

四角半

海底庫

譯述中

秘密海島中卷

四角半

秘密海島下卷

印刷中

黑行星

一角半

●軍事小說

(尚武精神愛國汗血觀海陸戰史奕然有生氣)

軍後奇談

新舞臺二

譯述中

新舞臺一

新舞臺二

四角

告

廣

偵探小說

(變形易相偵察鉤稽爲小說界新輸入者)

福爾摩斯再生第一至五案

合本

第一案

二角

第二三案

二角

第四五案

二角

福爾摩斯再生第六至十案

合本

第六七八案

二角半

(分本) 第九十案

二角

銀行之賊

三角

一封書上卷

三角

日本劍下卷

印刷中

一捻紅

譯述中

男裝偵探

譯述中

女裝偵探

譯述中

秘密隧道

印刷中

纖手秘密

譯述中

髑髏杯

印刷中

彼德警長

印刷中

女首領

譯述中

馬丁休脫偵探案第一至十案

印刷中

告

廣

一封書下卷

三角半

奇獄一

二角

母夜叉

四角

日本劍上卷

四角

玉蟲緣

三角

告

廣

●言情小說

(疾風勁草滄海巫山世態寫真人心活劇)

影之花上卷

四角半

銀山女王上卷

四角

鴻巢記

印刷中

愛河潮

印刷中

本編為美國大偵探馬丁休脫輯
案事與福爾摩斯探案齊名委譎
奇突別開生面定為閱者所歡迎
也

福爾摩斯偵探第一案 印刷中

本社創辦伊始譯員未曾訂明致
將一案分出二冊茲特重加釐訂
大加筆削合成一冊首尾完具識
者諒之

廣

銀山女王中卷

四角

女魔力下卷

印刷中

萬里鴛鴦上卷

四角

萬里鴛鴦下卷

印刷中

萬里鴛鴦中卷

鴻巢記

譯述中

女魔力上卷

四角

女魔力中卷

三角半

雙艷記

三角半

離恨天上卷

三角

離恨天下卷

三角

妬之花

四角

美人妝

車中美人

二角半

告

理奴角

二角半

●國民小說

(三色之旗獨立之門洛鐘其應是在銅山之崩)

無名之英雄上卷

四角半

獨立潮(一名亦格蘭獨立記)譯述中

無名之英雄中卷

四角

無名之英雄下卷

四角

●家庭小說

(家庭教育首重幼稚盧叟栢氏咸以小說著名教育界)

小公子上卷

四角

小公子下卷

印刷中

●社會小說

(有種種現象成色色世界具大魔力超無上乘)

俠女奴

二角

黃金世界

譯述中

啞族行

三角半

禽獸世界

譯述中

●冒險小說

(偉大國民冒險精神魯敏孫歟伋朴頓歟雁行鼎足)

告

廣

廣 告

海外天 (版權婦本社) 四角

無人島

譯述中

●神怪小說

(希臘神話埃及聖迹歐西古俗以資博覽)

海屋籌

譯述中

●滑稽小說

(曼倩淳子著名昔史談諧談笑繼武後塵)

新法螺

三角

大除夕

印刷中

本社添設印刷部廣告

本社於冬間添設印刷所置備銅模大號印機精製鉛字鉛條承印中西書籍單張零件各色花邊花樣俱全代辦各種紙張五色石印銅板插畫格外從廉以廣招徠定期出貨決不有誤貴客賜顧請移玉本賬房面議

本社添設編輯部廣告

本社未設印刷部以前各處來稿函件統歸發行所以致時有貽誤良多不便茲特推擴添設編輯部海內通人譯著小說願印行世請將原稿寄來（譯稿附原本）到後即掣收條由總撰述選定付印版權歸於本社未入選者即按原址於一月內寄還入選小說譯著諸君欲享何種權利亦請詳細開明由本社承認函訂

告

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8947B

